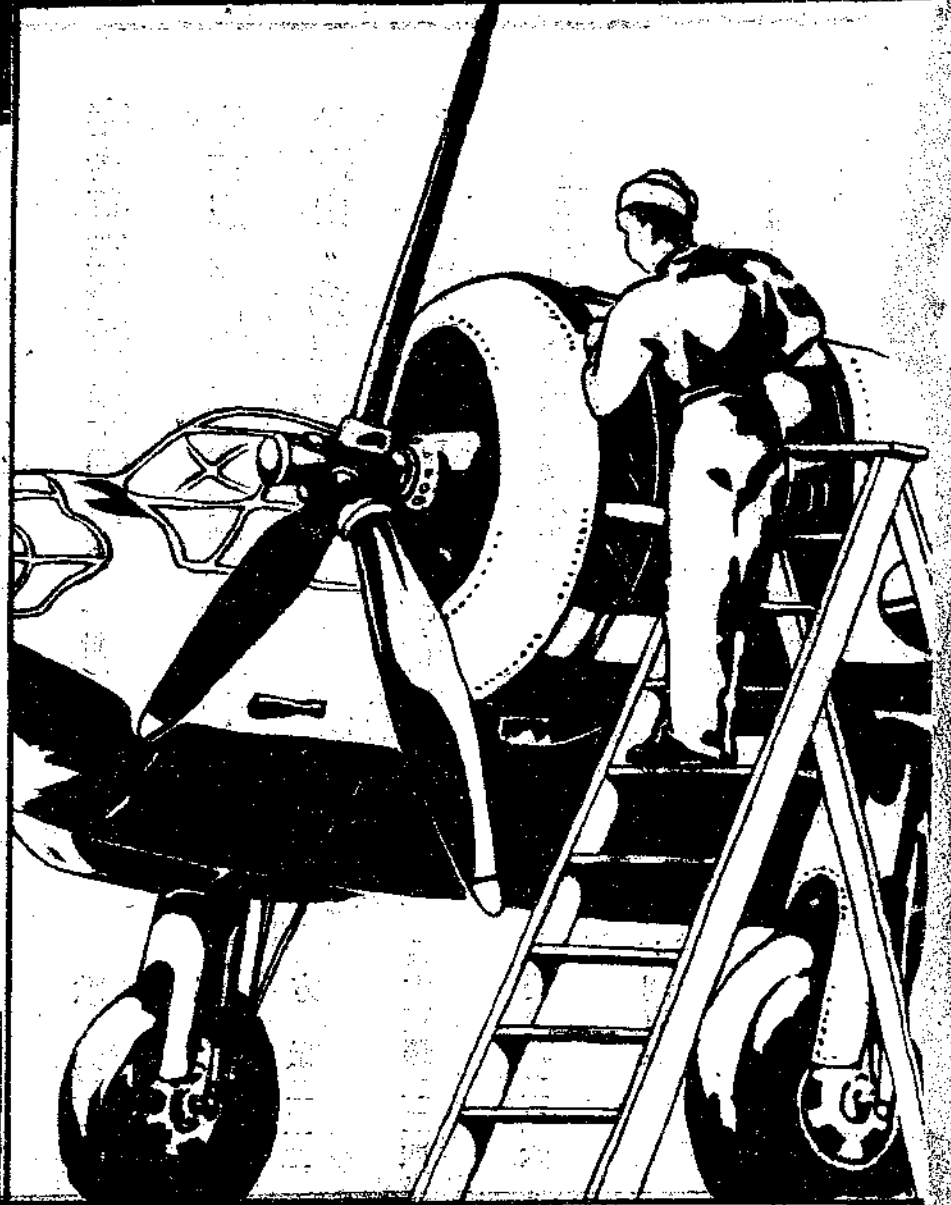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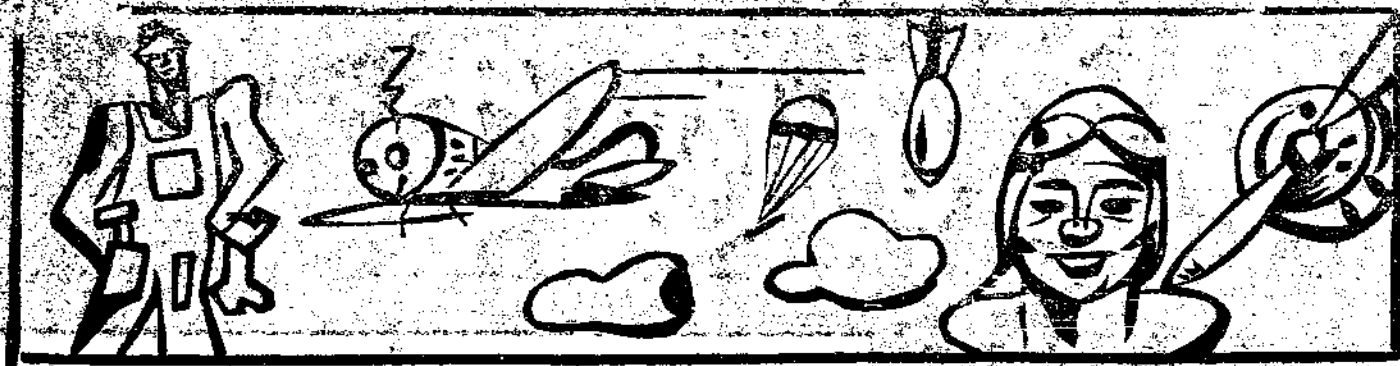


中國的空軍





目次

出擊宜昌的追念(座談會)

騰袋(小說)

請隨我偵炸漢口南京(報告)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第一封)

他在想些什麼混帳東西(人物特寫)

飛過山·飛過海(詩)

空戰餘生的回憶(英·J·尼古生中尉)

銀空三騎士(長篇連載小說)

封面畫

知識與趣味·航空信箱·歌曲·編後記

岷山記錄一九九

劉風二〇六

克和二一

歌天二一六

焰戈二二九

方敬二二三

姚士宣譯二二四

魏雄二二六

胡克敏

中國的空軍

第四十二期

三十年六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成都二十四號信箱

主編人：陶

維

發行者：鐵風出版社

成都東城根街

發行人：簡

樸

印刷者：航委會印刷所

每月一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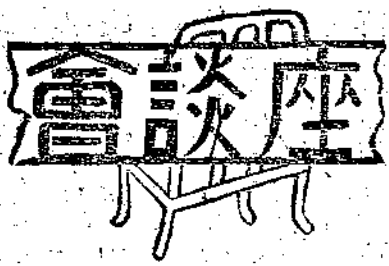
零售 角 分

(外埠酌加郵費)

訂閱辦法			
冊數	價目	國內郵費	國外郵費
半年六冊		六分	六角
全年十二冊		一角二分	一元二角

高冠才同志的追念

本社
記者 岷 山



日期：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地點：軍空第X大隊的俱樂部

出席者：

- 鄭長庚 李森芹 錢祖倫 李福過 林榮光 趙環 楊吉甫 楊毓寧 楊毓倫
- 吳子明 潘爾英 潘素英 孫鴻嘉 胡克敏 朱民威

主席(鄭長庚)：今天邀請各位來，是為本大隊最近宜昌之役殉國的高冠才同志唐飛雄同志舉行一種追念哀悼性質的座談會。原定八點鐘開始，適才因為有情報須要處理事情的關係，以致延遲到此刻才舉行。這次陳大隊長親自領隊參與此役，可惜因公未能到會，所以由本人來出席。

我們軍人獻身國家，是已確定的事。不過這次高唐二烈士成仁的事蹟尤其是悲壯、昂激，可歌可泣。他們具有一種令人敬佩的軍人的德性，所以，值得我們深沉的追念和宣揚。

我先介紹一下高烈士的事蹟。

高冠才同志是航校X期生。他在航校做學生時，即與本人在一起。抗戰後他分發到第X隊來做隊員，又與本人

在一起。那時候第X隊所用的飛機是達機。「八一四」之前，曾出發去担任偵察工作。「八一四」後，最初一星期中，配合諾斯羅卜，可塞，霍克，担任着轟炸上海敵陣的任務。等到性能比較優秀的敵機出動後，我們這些落伍的老飛機就沒法活動了。那時候，總指揮部就決定了在夜間使用這些飛機去炸敵人的戰術。可是接着這戰術來的問題，即是屬於飛行技術方面的夜航訓練問題。那時候，大家對於夜航都不大熟悉。於是，在陳棲霞大隊長來到XX機場駐地發佈此令後，他採取了志願的方式，對大家鼓勵的說：「願意担任夜間出動炸敵的請舉手。」

當時最先舉手的就是高冠才同志，隨後跟着舉手的也很多。一個夜航炸敵的部隊就此組成。在二個月繼續不斷

南京圖書館藏

的夜轟上海敵陣期中，冠才是無役不與的參加着。使那個古老的陸軍得了無上的榮光。先是委座的下令嘉獎，隨後指揮官命令呈報戰功昭著的人員予以昇級。我記得冠才他既受嘉獎又被呈報昇級。

後來第四隊改組，編為第×大隊第×隊，配備輕轟炸機。冠才還是在我們這個隊中。爲了配合徐州會戰，我們不斷的去炸蚌埠、濉河一帶的敵陣。有一次，冠才與本人一同出發擔任拂曉攻擊敵陣的工作，那一次炸死敵軍二百多人。可是，在回航途中，因爲遇霧的關係，冠才的飛機迫降於岳陽，受了重傷。我去醫院看他時，他說：「第一，我希望能早日治好傷部。第二，希望能繼續在隊上擔任作戰勤務。」可見他心中時時以飛行殺敵爲念。後來他因傷太重，需較久時間休養，移至成都療治。等到我們的隊移到成都時，他的傷已好。照說，他的腿部因傷得太厲害，雖已還原總比常人差些，因爲他殺敵心切，也就准予他體格檢查及格。他回隊不久，重轟炸大隊需人，他又報名要到重轟炸大隊。當時，本人原不願讓一位優秀的戰鬥員走。可是，看他志願堅定只好讓他去了。他對第×大隊，也差不多是每役皆參加，建立了不少的戰功。最近宜昌一役，是他最後一次的出擊。那天的情形，停下，請參與是役幾位詳敘。不過，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不肯輕易丟開自己任務的人。他覺得帶了炸彈飛上天去是必須投彈於敵陣的。他對國家的忠忱，直無法形容。那天他冒着天氣的險惡，終於投彈於敵陣。最後與敵機艱苦搏鬥，在擊落敵機二架之後，他也被敵機和高射砲擊傷，飛機起火，跳傘

落地後被救送到我軍陣地。在運到後方來往輪船中，終因傷重殉國。他這種功績是不能埋沒的，而他的死也確是重於泰山。

唐飛雄烈士這次隨機出發，不避危險困難，達成炸敵任務後，終與他的飛機同歸於盡作了壯烈犧牲。這種成仁的精神令人景仰不巳。

員瀾洲同志這次擔負着通訊，和射擊的責任同機出發。擊落了敵機二架，孤軍奮鬥是極有價值的戰績。他雖因跳傘而失踪，據前方的消息，也作了最悲壯的犧牲。

這是本人所要報告的概略，希望與此役的同志更詳細的報告一下此次戰役的詳情。再請烈士家屬以及中宣社的同人發表意見。

錢祖倫：首先我要說的，第×大隊成立之後我就在這個隊上。從去年擔任作戰任務以來，到今天，已經是整整一年。這一次炸宜昌，不過是一件較爲簡單的任務。我記得在出動轟炸的前夜，已是晚上十點鐘——那晚是外宿的日子，我已回到家中睡下了。——隊上的勤務兵來敲門找我，我知道是要出動了；也不問他什麼，祇告訴他：「我馬上就來。」就把我的一套作戰裝具：如飛行衣、帽子、風鏡、手套、長統皮靴、圖囊、手槍等一一收拾好，立刻便回到隊上來。一到隊，就看見冠才，那一天正當他是隊上值星的期間。他告訴我，明天有工作，關於我隊上應出動的人都在準備了。我聽了很放心，因爲一切他已做過，無需我再麻煩。于是我就安心的在我的室內睡下去。

可是，我得坦白說明，我們做飛行戰鬥員的，雖然生死觀念很淡泊；但是在出發之前，心中總不免思潮起伏，不易安寧。因此，當我的身體安適的睡下以後，我的腦中却想個不停的牽到這，牽到那。首先由轟炸的地點想起，我們去轟炸的目標如何呢？什麼時候可以到達目標的上空？如何進入？……甚至連明天早晨出發前所吃的雞蛋都想到。（錢又解說了一句：我們出發作任務的早晨用餐，照例比平時較為豐富。）

在我想着想着的時候，我聽到去城裏接人的汽車回來了；隊上的李隊長，李分隊長等均回來了。不久，大隊長從外面一跳就跳到我房裏來，告訴我明日去轟炸的地點是宜昌對岸的一個敵軍陣地。是……

李福遇：（提示的）是什麼橋吧。

李森芹：（肯定的）渡口。

錢祖倫：是了，土橋，在那裏有我們的砲兵陣地。

我們的砲兵控制了敵交通線，敵宜昌機場。敵人為了逃走我砲兵，所以由南岸小路上集中了七千人攻我據點。大隊長告訴了炸的地點之後，我與李隊長等就在燈下研究起進入方法，炸這條窄路上的敵軍如何方有良好效果。等到大隊長催我們早些睡去，我們才又上床，可是在床上這處睡不著。想呀想的，想到了明天早晨吃的雞蛋。又呀來翻務兵要他去大隊長那兒吵醒大隊長去叫人買雞蛋。

胡亂的躺了一夜，不覺到了天明。一切弄好，就吃早餐，牛肉乾，雞蛋啦，東西可多啦。胃口雖不大好，却吃得飽。大家吃完了，到大隊長室去。司令官參謀長已在

候着了。大隊長又綜合的把轟炸要領說了一下，並宣佈搭乘各組的名單。（名單從略。）

到了機場之後，隨即起機。我所駕的飛機因為輪擋把輪夾住，以致比別機起飛較遲。一直到XXX才趕上編隊，即入於自己的位置中。

一路上我們因為是在雲上飛的關係，眼睛受白茫茫的雲色刺激，相當疲乏。到宜昌後，我到了目標，投了彈；回來落地之後，就問我機的技工長，說有一架先已回來，現在全都大隊已回，只有六十六號尚無消息。（六十六號機為高冠才所駕）

我聽了之後，心中頗為不安。因為，在一個隊上，各人的個性都互相知道。各人遇到變故，如何處置，也可以判斷。冠才平時在隊，不大說話，一天到晚只是看書；我記得他最常翻閱的是英文三民主義。他沒有回來，我知道他一定在宜昌遭遇了不幸。

第X隊自劉福洪隊長殉職後，到現在，差不多是一貫的作風——堅苦奮鬥，不辱使命。梁隊長如此，李隊長也如此，以下至本人，李福遇，高冠才，韓錦桐，都是屬於這同一型的。這不是大話，以前有事實表現，以後還有事實表現。不過這次高冠才的犧牲損失太大。我們同隊不久，而本人的性格一向是樂觀的，服務空軍如此之久，所經事故，任何不幸，悲慘，哀痛的事，都不能感動我分毫。並非我缺少同情心，或感情遲滯。而是因為我們投身於空軍者，既與悲壯結不解緣，在血肉模糊中過生活，亦惟有把易感的心堅硬起來，才能應付，才能適應我們的特殊

環境。可是，這次高冠才犧牲了，我第一次深切的受了感動。我沈思起來，懷念他不已。

是他的勇敢，他的精神，感召了我。他的如樹立一塊碑石似的不可動搖的榜樣在那兒，我心裏不能不難過起來。

關於地面情形，請李隊長說一點。

李榮光：出動前夜，大隊長說這次出動××機，由他率領，地面派本人指揮。第二天出發之後，長機的無線電告訴我們說因天氣惡劣有××號與六十六號脫隊未跟上。於是我們就囑各地電台打聽落伍二機情況；不久接到消息說二機續向目標飛航。到下午，××號機返回，我突然感到一種緊張。就發報問各地，六十六號機怎樣。當時我怕天氣不好，只担心地飛失了航線，免不了要迫降。於是命令開無線電定向，以便引他回來。

可是當我趕到機場時，司令官，參謀長他們都在，說是前方已有電來報告：我方飛機已因遭敵機而與敵機打起來了。高的性格為我所深知，他失散了編隊之後，一定要自己單獨去完成任務，就是死也不要緊。但當時編隊羣尚未回來，還不能判定就是高冠才一架飛機在與敵機作戰。不久編隊羣都返航了，才斷定是六十六號機一架在單獨與敵機作戰，不久又接到前方電話說高機打落了二架敵機後，也被擊落，這就是當時情形。

林榮光：那一天的前夜，我十一點才回來，在城裏候車處看到高冠才。他告訴我，明日出動也有他。到隊後，準備明日出動的穿着衣物。冠才那晚是值星，從晚上九點

鐘接電話，管理一切隊務，直到夜十二點才睡。次日冠才的精神因睡眠不足及勞神之故略差。到了機場，冠才和我說了這樣一段話，他說：「我們很久未出動了，看報紙，宜昌那邊打得很厲害，我們早就該去幫幫忙。今天天氣還好，大概總可以去成的了。」這段話現在已成了永別的話了。

等到我們去炸過敵陣回來，還沒見六十六號機回來。當天我身體既因遠征而疲乏，精神上復因生恐六十六號出了事而不安，可以說憂鬱極了。過了幾天，司令部裏的朋友告訴我，那天六十六號機單機去炸敵陣，被敵機包圍，擊落敵機後，亦被擊落。冠才當時跳傘，因傷重逝於途中。

主席：（提示的）你與高唐不是從小在一起的嗎？盼望能說一點他們小時候的情形。

林榮光：我在家鄉讀小學的時候，冠才已讀中學了。那時候我們即已做朋友了。後來到了空軍中，我們又在一起很久。

主席：他（指高）小的時候，可還有什麼特殊值得說的事情？

林榮光：我記得他在中學裏的考試總是在前四名，他文學修養很好。

趙環：那天我未去，因為通訊長親自出動了，他叫我到地面指揮所去擔任聯絡。我送他們起飛後即去指揮所工作。過了一小時之久，長機上的消息，說有二架機失散。於是我們就設法找這二架機。不久我們叫通了×××號機

，根據司令官的命令，叫他回航。可是六十六號機始終未叫到。當時推斷，X×X號既已回航，六十六號機一定去了。因為飛了一點多鐘之後，已近目標，正是警戒的時候，通訊員要緊握二挺機關槍對空瞭望，所以沒有回答我們的呼號。

李福遇：那天我們出發之前，高曾跑到我的飛機旁邊問我：「大隊長有什麼吩咐沒有？」我說「沒有」，那裏是我和他永別的情形下。

楊吉甫：今天這個會，以本人的地位，僅與冠才是親戚關係，本無什麼話好說。不過，聽了大家發言之後，想補充兩句。

剛才聽說冠才在隊上平素愛讀書，尤其愛讀英文三民主義。這一點，是有來由的。在我們平時奉使中，大家常談到我國的各種技術，因為科學落後，都是由西方來的；如果要想求得登峯造極的學術，必須要讀原文書，最好當然是能到外國去直接學習。他之所以不斷看書，而且看英文書，也可以說就是這種交談的結果。他一面從事戰時服務，一面準備戰後的深造。可是，今天來說，他的志願是達不到了！（痛心的哀嘆着。）

他這種典致，這種志願，雖不能達成，却是任何人都可於努力後達成的。只是他中途而去，不免有點遺憾！他自己求仁得仁，倒也無所謂。可是我們與他因為有親戚關係，終不免難過。今日每個人都有為國捨身赴難的機會，死得其所，死得光榮，大家心中也不無安慰。不過私人因與冠才是親戚關係，接觸感覺之下，有幾點意見，擬趁

此機會，一為陳述：

一、飛行器材及設備方面的檢查與週到，實為至要，這方面無慮，自可減少犧牲。

二、向外購買軍火不易，一架飛機值百萬元以上，平時自不免發生愛惜器材的傾向，但人員之重要，尤過於器材。器材為物，只要經濟外交有辦法，來源不愁。人員則一去不返。因為從平時言談中知道他們飛行的人有愛惜飛機重於自身的傾向，故此願帶提及，希望對於人材也要特別愛惜珍貴才好。

三、冠才已盡了他對國家公眾的責任。這在今日大難中原是青年軍人應該的。在比較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自不會有何奢望對國家提出。記得本人在美國讀書時，那時是一千九百二十幾年，距美國南北戰爭已經五十多年了，但國家對於南北戰爭陣亡官兵家屬仍繼續發給撫卹金。雖有冒險等弊端發生，亦不中絕。可見美國國家待殉國者遺族之優厚。這點精神於我們尤為重要，因為必須要這樣方可鼓勵來茲。

楊德寧（冠才的夫人）：今天蒙大家開會追念冠才，非常感激。那天我得到冠才犧牲的消息，我是不信的，以為人家騙我。第二天去重慶公祭，以為一定是假的，直到看見棺材，才知真實。心中難過極了。後來在一個我父親朋友家中，看見一位由前方來的X×X師軍官。據他說，那天他們看見一架飛機來投彈，高興得不得了，等到那架飛機轉了一個圈子回來，就看見許多飛機圍着攻他；我們那一架飛機一面抵抗，一面下降，後來看見飛機着火，

一個人跳傘。等到找到飛機墜落的地點，其中一個人已死，即是唐飛雄烈士。一人送到野戰醫院，即如喬定國連長在冠才那乘保險傘上所寫的情形。（楊毓倫提示着冠才落在兩軍陣地間。）

冠才跳傘是落在兩軍陣地間，被我軍民搶救回來的。他自己說擊落敵機一架，可是喬連長在保險傘上寫的是擊落敵機三架，並註明墜落地點。

冠才不能再作戰了。他作戰的勇敢，他的個性，日常生活，已由各位說得很多。在家裏，他也是不斷讀書，繪地圖，研究作戰方略，我之所以尚懂得一點航空常識，可以說就是從他日常的談話得來的。他平時愛寫點小品文章，詩，感想，以及日記，他曾出版過一本書，（毓倫提示她：「夜遊淞滬漫憶。」）可是，因為作戰的關係，也沒有長的時間去寫作，現在，則更是一切談不到了。

他是粵省海南島文昌縣人。在家鄉，有他的母親，與一弟，一妹。因為避敵寇，逃在文昌鄉下。他父親帶一弟一妹在泰國經商，但因泰國排華，生意不佳。加上去年冬季，他的那位廿二三歲的弟弟病死，父親受打擊更甚，不敢寫信回家，來信要冠才寫信去告訴家裏。他也因怕敵人查信連累到家人，又寫信到父親處與父親轉寄家中。不久他得父親一信云：他母親得信悉弟病逝後，當時昏了過去。他曾勸父親回國，最近他父親來信云路遠人多不易成行，可是他已不及看到他父親的信就走了。我想暫時不通知他家裏，慢慢再說。他在成都也算有一家了，二個月前，生了一個小女孩。我現在非常難受，我要把我們的小女孩

養育成他父親一般的勇敢，來紀念她的爸爸！

像我一樣命運的人多得很。今後希望大家多予我以鼓勵，好讓我堅強的活下去，培植他的孩子，以便能參加到殺敵陣營中，獲得為父親報仇的機會。想說的話多得很，但是說不出來……（難過而哭泣）

楊毓倫（冠才的妻妹）：冠才在的時候，我們因為他人好，就都叫他高哥哥。他不多說話，人很嚴肅，擺起龍門陣時，總是談論言與為國家的一番大道理。因此我們平常總是笑他為「愛國迷」。在姊姊快生孩子時，我們問他，要男孩？要女孩？他說他希望生一個男孩。我們笑他重男輕女；他就解釋，生男的，在今日可以使戰士得到補充。我們更笑他任何事情都牽涉到愛國上去，真是一個愛國迷。高哥哥他平時言行志向都是如此。他現在為志向，為理想犧牲了，他死得非常光榮，我們今天只有希望多用各種方法去紀念他，表揚他，把他的愛國情緒，殉國行為告訴全國人士。好使他的精神不死！

吳子明（冠才的親戚）：我們看到街上許多人的家門上，釘有殺敵光榮的牌子；高唐二烈士這次為國犧牲，可以說就是殺敵光榮。他們可以回航，但是因為沒有接到命令，就一往直前。這種精神，對於後一代，都是好榜樣。在冠才死後，我們拜讀他遺留下的文稿，詩稿，無一不流露出他對民族的忠忱。他雖死得其所，但可惜死不得其時，死得太早了。他不滿三十歲。如果他能再活一些時候，我相信他必定貢獻更大。

記者：今天大家在談冠才，宛如他尚在一一般。他對於

我們這些人是如此之深切的留下他的完整高潔的印象，我們自然覺得他好像永不會死一般。

雖然今天在這小室內追念他的只有我們這一小羣人，但是，在這個隊上，沒有一人不對冠才有着非常良好觀感與情誼關係的。在成都，在全中國，認識或不認識他的人，只要一聽到他如此英勇的事蹟，更沒有那一個不從心裏哀痛難過出來。

一個人活在世界上，活在一個多難的邦國裏能盡到他的至高責任，能夠留下好的想頭給下一代，以至遺傳久遠，那便再榮譽也沒有的。像我們這些多餘的人，國家一樣的養育我們，一樣賦我們以身體精神，却不曾直接用到戰鬥上去，這在今天比起冠才的精神，只有慚愧。

可是，有許多勇敢的戰士在繼續着冠才之後向敵陣沖進飛近，他們今日大聲的把他們決心爲冠才復仇的意念告訴了我們，我們應該信託他們，我們一定可以勝利！

趙環：關於員瀝洲的情形，我所知者爲：他是山東泰安人，現在母親在故里，哥哥在西安，二哥仍在故鄉。他小時讀書於北平，在敵人的壓迫空氣中長大。離北平後回山東，入交通部學習無線電，擔任魯省電信工作，直到敵騎南下，最後一部工程車才裝他離魯。到漢口後因思直接報國，投入航委會通訊員訓練班，二十八年到隊，先在×大隊××隊做了很多工作，約有四五次。他性情爽直，一點也不曲折，由他的性格可以推斷他決不能受辱。他落在敵陣不遠處，如果神志清醒，必定自殺。不過最近聽說他被敵人俘至漢口中山公園，在敵營中被敵侮辱，他憤而吊

頸自盡。

主席：聽了大家許多的話，使我深切感覺到，一個勇敢的愛國青年戰士，在好的環境鼓勵下，他的情緒必定益爲發揚高潔。冠才今日雖已犧牲，但他這種精神，永遠不死；他的壯烈史蹟，永遠不滅。這是很可安慰家屬與朋友的。他雖不能完成他的建設大空軍的壯志，但中國空軍一定要一天一天壯大起來，這責任就落在我們身上，我們一定會完成牠的！

我記得 委座曾經說過：「你們的父母即是我的父母，亦即是全空軍的父母，你們的子弟即是我及全空軍的子弟，空軍是一家的。」今天我們也可以說：高唐二烈士的父母，即是我們的父母。

高唐二烈士的子弟，亦即是我們的子弟，我們未死者一定要盡力來設法孝敬愛護。

楊先生深知空軍建設過程中的要點，承蒙指出三項，甚值我們警惕。即當代爲轉呈長官。

空軍同志本不願自己表揚自己，但因爲這次的事蹟太壯烈了，我們一定要使他得到社會的深切認識，好鼓勵起全中國的民心與士氣。完了。

座談會後，大家去觀摩高烈士跳傘用的保險傘。那上面塗滿了高烈士的血。又看高烈士的戰袍，以及帶回來的飛機中的機槍，和高烈士受傷後在醫院中繪製的畫像，對這些遺物，大家都不禁嗟嘆久之。

主席又囑大家在綢傘的血跡中題字，以爲紀念。並且預備把牠呈送到國史館去。

座談會由上午十時開始，到下午二時才停。五點鐘的黃昏中，隊部的汽車送烈士家屬入城。

……不幸的跳傘者！誰驅使你往死亡的道路走？誰在你的背後揮著惡毒的鞭子？……

風

劉 風

窗外有銀灰色的月光，風簌簌響。冬青叢閃着幽暗的光，遠遠有山的影子……播音機在座傍熱忱地唱着哥倫比亞的歌曲。燈光藏在乳白的紗罩里像霧。許多抖動的腿兒壓着拍子。茶的，咖啡的濃濁味兒散佈着。交響人的嘻笑和歌唱。誰噴着香煙的圈兒，一個一個浮上來，像幻想似的還開去，破碎了。我用手緊緊壓住倦了的眼睛，睫毛上感覺一陣不舒適的潮熱。有一片游離着金星的黑暗。那顆頭，誰嵌在這許多金星中間的？長着濃濃的鬍子。砍斷了的鬍子，乾結了像肉團。那電線桿……噓，噓，噓，風掠過屋頂，彷彿有電線在抖動。啊，思索着二十餘年人間往事，知道有這麼一段插曲，該嘆惜呢？還該笑？

「XBTC——XBTC我報告一段……」
輕輕闔上門，割斷了這做作的聲浪。細長的旗竿影斜躺在曠場上。

「是他敘述的，」我回想，「那天，無線電廣播，「皇軍轟炸樊城，一機被華軍擊落……」但是我們什麼高射武器

都沒有，步槍的子彈爬不到飛機高度的一半便退回來了……可是他們的飛機確是開花了，轟，一片火，飛散着紅，白，紫，青，五顏六色的東西。

圍着曠場的菟豆畦散步，小白花兒碎亂地在夜色中飛舞，鮮爽的涼風吹散了我的頭髮，思想遁往幻遠的去處了

*

*

*

會有一隻船，載着一罐罐的骨灰啓碇吧。船上燃着疏落的燈，在多霧的江上像鬼火。碼頭上香烟繚繞，主祭和陪祭的將領們曲着腰行着虔誠的辭別禮，垂着眼皮。睫毛因為不耐煩而不住顫動。適當地把眉毛擠縮起來，故意遲鈍地轉動着軀體四肢。為着誰也懶得去揭發誰的做作的感情，趁早散了吧，家里的小野宮等着呢，餐廳里的美緒子等着呢，美代子亦等着呢！

江水往東流，船經過荒渚，沙洲，飄過海，又寄碇了。那一定在白天地，為的可以結集一大羣的小學生，揮着旗。一大羣初中以上的女學生，打扮得情情巧巧的，也揮着旗。於是一羣緊緊束着腰帶的遊園野漢子，一羣穿着禮

服，挺着肚子的虛弱紳士們，一羣噙着眼淚，腫着眼睛，挽着孤兒的柩人家屬。又得舉行一次儀式，在議院里學會了賣嘴的人們站在台上直着頸子叫喊。索索落落的，台下有預先接洽妥當了的彩聲。可是一響亮就被許多沉重的心壓落下去了。一罐一罐的骨灰，用純潔的手捧着，穩重地踏着船梯送下來。中野重治的，村上知行的，小松清的……有一罐標着航空軍曹三宅周太郎的姓氏，被一個年青的婦人跪着接受了，豐滿而秀麗的臉，充滿着青春的脾珠，蓋着一層透明的淚幕。

三宅周太郎，剛在敘述經過的人不是這麼說的麼？三宅周太郎——

生命是怎樣成了灰的呢？那些矮矮的將軍們，留着一撮濃濃的鬍子，有烏亮的靴，懸着一柄嵌着寶石的劍，把手指在地圖上這樣，那樣的一劃，「生命」便像捕鼠機上的鼠屍似的被擲棄了。雖然，他們肯在事後，小心地，謹慎地，耐着麻煩，來舉行一次儀式，分裝幾瓶屍灰，運回鄉土去。

「皇軍的轟炸機在樊城上空被擊毀的。」轟，五顏六色的東西！誰能得出三宅周太郎的，四宅周太郎的？從那裏運回去的屍灰呢？從小松清身上燬成的擄過去的吧？或者從戰場附近拾一條什麼野骨燬成充數的吧？追究這些幹什麼呢！放在穿婦的手裏就清了眼啦！

暗藍了，一層薄雲。銀灰色的月亮，她在苦笑呢？還在嘆惜？

二

默默的在黑暗中坐會，扭着了電燈。小老鼠逃回洞裏去像一條線。天氣太乾燥了，瘦長的樑木乾裂時的聲音像鞭子的呼嘯。小胖子的一聲從隔壁透；過來，拉鋸似的，那麼自足，那麼滿意，那麼甜。牀不時在吱吱作響，屋頂喀喀索索的，是烏鴉或是小雀兒鑽在裏面留宿吧！想睡覺，打一個呵欠，却從燈炮的金絲中又看到那幅圖畫，那個故事。自己想笑，然而被心底的呼喚阻住了。桌子上有封遼遠的朋友的信，一筆秀麗的字跡。我不知道從那裏捉住一枝紫色的鉛筆，那印象拉着我的手，信筆畫——

一個圈兒，是宇宙六合。三的一羣，兩的一羣，兩的一羣，配上七架飛機。畫上一排牙齒代城牆。炸彈擲下來，嘶嘶，嘶嘶地。這一架壘在那一架上。畫上斷了，碎了的尾巴，翅膀，一個剩了一半腦袋的死屍。那條電線竿，那個頭，——長方形的盒子是播音機，輻射着好幾條線，他們用國語廣播着呢……

「怎麼表示這「春天」呢？」一個思想疑難着我。

我在代表宇宙六合的圈子外，畫上幾顆樹吧。

——仰起頭，把那張紙遠遠的映在燈光前，是的，在思想中縈繞着的，那些連續的事跡，彷彿被我捉住了它的尾巴。這圖畫不是它的輪廓嗎？

* * *

太陽斜斜的，灑在竹林上，莖莖上，麥穗上，把秀麗的羽形圖案映在老先生的馬背上，年青瘦子們的旗袍上。

田野仍舊交溢着清香，蜜蜂在花間細語。就在這明媚的春天裏，有七架意大利製造的笨重費亞脫轟炸機，改頭換面的漆上日本國徽，飛向樊城來。請城裏的人們，尤其那些懶散的，趁晨光還沒有走去，避一次警報，踏一次青。漢水東流，兩岸是祖先傳留的土地，並沒有高聳的山，來安晉那些短射程的防空武器。城是空的，沒有一桿槍準備射擊。這麼一處不設防的城市，正是日本的轟炸手們所選擇的目標，他們飛得高高的，來了——

因為他敘說得這麼逼真，有誰在質問他：「你在樊城？那時候——」

他點點頭，一隻手伸得平平的，高舉着眉，正代表那些編隊的飛機，打算不中斷的說下去。他在樊城做什麼？「有懷疑他為什麼要到樊城去，這麼一個小小的，不重要的城市。」

「在司令部任連絡參謀呀。」他把手放下來了。

那七架飛機飛得並不整齊。將近樊城上空了，三架一隊的先導機微微的搖晃一下，於是，其餘兩架的兩隊便不穩定起來。天氣晴朗而且清明，看見第一顆炸彈落下來，一粒黑點，在碧青的天幕下，縮一般飛。還看得黑點頂端的金星呢。這是火光吧？我正在估計它的彈着點。那時候除了轟炸機的聲音以外，人們的注意力全被他吸引了。那時候，那三架最後的，最高的飛機便像小舢板似的在海里搖擺起來了。冷不防轟的一聲，一片紅色的光

，透印在碧藍長空。火光外飛鼠着一塊塊，一點點的東西。這驚奇，一定出於任何人意料之外吧！驟然，像一朵青蓮似的乳白小傘在空中蕩漾……有歡呼的聲音，有叫好的聲音，和鼓掌和雀躍的人，一處處，像清泉似的在田野迸裂。被空襲威脅着的人們捨棄了選擇了很久，才勉強將賊的隱蔽處站了起來，他們被好奇心吸引着，不顧警報的恐怖，忘記每一個人的頭上，頂着一顆日本的炸彈了。

那傘，像輕柔的羽毛在空中飄蕩着一條捲曲的毛虫。春天裏的薰風吹着牠，越過水，越過樹林，引着千萬顆跳動的心，千萬條的視線往南滑翔。

一頂日本航空軍的傘，在青天白日之下，既不是夢，也不是迷影。於是人們被一個疑問閃擊着：「飛機怎麼會炸？」

「飛機怎麼會炸？」一個疑問閃擊着。於是人們被一個疑問閃擊着。於是人們被一個疑問閃擊着。於是人們被一個疑問閃擊着。

於是，他演繹他的推論了。自從八一三以來，打了幾年仗，日本的空軍有安閑地做了俘虜的。有飲彈的，有燒成灰的，有自殺的……但是戰爭並沒有終止。一羣新的替代者，被精製濫造，像日本廉價的商品，推銷到中國來。第一次，那殘酷的命令下達的時候，那些雛兒們被鼓着氣，臉上輝煌的幕，灌上一

軍 空 的

些黃酒，白蘭地之類，放進座艙裏，加上鎖，飛來了。在途中，名山大川的壯景眩惑了島國的居民，因為心的跳躍，他們的隊形不能安定了。在焚城上空，那個隊的給了投彈的體統以後，這些新手們便更緊張起來。你看他們當時隊形的散亂便會相信了。轟炸手們奉命鑽進艙裏去，慌慌忙忙的預備投炸彈，不想飛機一偏，便落到那架飛機的上方。炸彈脫離鉤便不肯再停留，正落在偵探的機翼，座艙……無論那一部分，於是轟的，炸了……

「炸——的，我看得清清楚楚。」

其餘的炸彈落在東門外，又是一片瓦礫，一片火。響聲解除了，人們擠着回到城裏來。圍着那半架飛機，議論紛紛。這沒有尾巴折斷了翅膀的飛機，壓塌了一家姓朱的牛廄，壓死了一條三個月的牛牘。飛機上還留着一個來不及跳傘，剩着半個腦壳的日本人，全身披掛，却壓斷了兩條腿。司令部裏派人去視察，我判斷那飛機是在這架飛機後部三分之二的地方。那後座的射擊手想是在空中粉飾的，留給他半個腦壳的，想是躲在槍裏，正在瞄準，準備犯罪的轟炸員。跳傘的，想是那個駕駛員了。

「有誰能挽救這種意外呢？那六架飛機像失了魂似的搖晃晃回去了。那一天焚城，便熱鬧啦！自午至晚，南門外不斷的有日本飛機來盤旋，響着連貫的槍聲，向地面掃射。嚇得放牧的牲畜滿田奔竄。推測他們的用意，想是掩護那跳傘的倭人逃脫吧。一直待黑夜垂了幕，天空才告安靜了。」

人們在瓦礫堆上輕輕走動，心里在笑。

至於那個跳傘的下落，便沒有人知道了。司令部裏，我們也有一架短波收音機，聽地球上角角落落的消息。晚上工作清閑了，也圍着它談談笑笑。波長調整緩緩旋轉，嗚嗚地那純粹的北平口音，又響亮起來了。日本人在漢口廣播：

「X P P P 漢口炸子廣播電台——」老是這一套。

「今日午前十時，皇軍轟炸機七架，自信陽轟炸焚城，城中數處起火，損失嚴重，一機被華軍擊墮……」

我們聽了，倒無動於中。反正說是一架。可是對那個半腦壳的皇軍，真覺得啼笑皆非！

那時候，圍着連絡參謀的聽衆，也有索落的炸彈聲。而關懷的，還是那位來得及跳傘的幸運兒。……日本

「那個跳傘的便沒有下落了嗎？」

「他可以脫逃，滿日本人的臉是不容易辨認的。」

「怎麼還來得及跳傘？」

「焚城離信陽不遠，他曉得夜行——」

「會說中國話便有辦法——」那傢伙。」

「希望他有一個山東人的爹，日本人的媽媽吧……」

這些沒頭沒尾的談笑便是俱樂部里的空氣。那夜連絡參謀開始在鏡。從笑話裏，我們平顯露着那位跳傘者的下落。

「以後，司令部裏也沒有消息了。」

「沒有，司令部裏也沒有消息了。」

了。」

故事得有個交待，戲劇要有個收場。跳傘的人還沒有着落，他便上了路，這是不作興的。因為失望，人們鬆懈一下，不在儘望着這位健談的人了。然而已經熟悉了的聲音，依然抑揚地流露出來——

上路那一天，我雇着一匹驢子。命令限我一天內得趕到目的地。一個驢夫跟着我。春天裏的黃梅雨不住的下，風吹得特別猛，嗚嗚，嗚嗚的。發芽的樹枝在震動，電線的桿兒在搖擺。春寒料峭，田野里顯得非常冷落。時間像風一般過去。那驢子，那驢夫，和我自己想尋一家茶店，酒舖歇一歇腿，喝一盅茶，來三兩張餅。目光因為飢餓更顯得敏銳了，那是什麼？這傍路的電線桿上懸的是什麼？像一個燈籠，又像一匹屍貓。催着驢子走，這真是一件怎樣的怪東西呢？水循着頭髮，眉毛淌下來，像是懺悔的眼淚，不斷的流。眼睛緊緊閉着，成了一個深黑的一字嵌在臘黃的臉盤上。濃濃的鬍子，土紅色的嘴唇，剩下一節短短的鬚子，結成一個肉餅似的乾。我猛的一怔，投了深深的一瞥。人類的同情心苦痛着我。給驢子重重的一鞭，牠抬一抬屁股便跑開了。驢夫在譏笑我的胆兒不夠！

這顆腦袋，這臉蛋，活像是一個日本人的。雖然我不敢保證他就是跳傘的人。他們飛過海，用炸藥，鐵片，鐵片，無意識的仇冤。硫磺火燒了農夫們的房屋，林園。鐵片，鐵片，他們父母的額角，在他們懷了孕的媳婦肚子上截了一個洞。他們流着眼淚，咬破嘴唇，捏緊了拳頭。然而頭上空虛得連雲彩都沒有，向誰訴說去？啊！想那

些忠厚的農夫們吧！這次他們有一個忽然露露的日本人！他能飛，雖然如今沒有翅膀了。刀向鬼子的頭上砍吧！為着那些橫死的兒女，父母，心地怎麼不變得窄狹呢？

人們唏噓唏噓地在惋惜。

每一個愛好和平的日本人，中華民族都伸出友誼的手。每一個失去戰鬥力的俘，我們都優渥地待遇他們。等戰爭結束那一天，還給他們寶貴的自由。然而誰造成這戰爭？誰在愚弄他們？不幸的跳傘者！誰驅使你往死亡的道路走？誰在你的背後揮着惡毒的鞭子？這才是需要清算的血賬啊！

我並不杜撰什麼謠言，也並不誇張什麼事實。日本人的廣播音浪，我沒法追索回來，從新廣播一遍給大家聽。但是樊城的鄂北日報，當年載着這一段事實。這裏並沒有勝利者的光榮，或敗北者的悲哀。僅僅指出的是：「日本的威武將軍們，是怎樣輕率地消耗了他們的將士和飛機！進着一個編隊飛行都不穩當的軍人，担任轟炸的任務，這不是兒戲嗎？」

徵求本刊第13期！

渴望熱情的讀者肯割愛出讓。零冊全套均所歡迎。代價請自定。

編輯室

……真想不到，空軍會有這麼多煩雜的學問……從前我以為飛到空中就可以打仗。

請隨我偵炸漢口南京

克由相

你們用什麼方法飛到目的地去？當你們找到所要轟炸的目標時，炸彈是不是抱起拋下來的？

這不過是敷衍的話，實際則是因為這問題不是簡單的幾句話所能答覆得了，詳細解釋起來，又多涉及科學方面枯燥的術語，別人聽了不免有味同嚼蠟的感覺，結果並不能得到滿意的答覆，這樣倒不如談談對一電影好，在照相舞台的戲也不壞較為投機。

這次陶雄主編要我寫一篇關於轟炸的稿子。站在普通空軍常識的立場上，我覺得也是應該而且需要的。同時，在這裏也可以順便答覆過去許多朋友的問題，而且減少許多今後解答上的困難。倘若再有人向我提及這類的問題，我就會說：「請你化幾角錢，買本第四十二期的中國的空軍看看罷，在那裏面我可以把你帶到空中，作一次十小時以上的長途飛行。」

航行的方法——怎樣飛到目的地去，大致分起來有天文航行，地文航行，大圓圈航行，推測航行和無線電航行……。因為讀者不是專門研究航行，我也不是專意寫航行的，所以僅就最普通而且常用的航行法——地文航行，提供讀者一些常識。

我們知道，地球表面的外形——地形，不外地貌和地物。所謂地貌，就是天然形成的地球外面，像山川，河流等。此外如公路，橋梁，鐵路，城鎮，長城，高塔，運河，廟宇，跑馬廠，營房，飛機場……都算是地物。我們飛到空中就是依據這些地物和地貌，把握住時間和速度，並以精密的準確的計算，而且不時的與地圖核對，來認識這裏是某處，那裏是某處，繼續不斷的飛到很遠的幾百里，幾千里外，而且想飛到什麼地方就可以飛到那裏去。

我想空談理論，讀者必不滿意，或者現在你就有這種心理；我知道地物和地貌，可是你們究竟怎樣從甲處飛到乙處呢？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我告訴你如何應用，對嗎？倘若我的猜想是對的，那就好了。現在有一架已經裝滿燃料和掛好炸彈的飛機開車了，上官命令我由成都起飛，任務是偵炸漢口和南京兩地的敵軍狀態和沿途運輸情形。你既然很想知道空中的秘密，那麼就請你跟我一道上飛機罷。

你現在就坐在我的座艙內——飛機的腦殼裏，不要亂動，不要性急，在可能範圍內，凡是你所想知道的，我都會告訴你。

預定航路：成都，萬縣，常德，漢口，九江，南京……。老早已在地圖量劃好了。

地面溫度——大氣溫度，正十七度。地面壓力——大

氣壓力，七百二十個。這些都得記載下來，到空中沒有它們是無法計算的，同時也就不能準確的航行了。

「你為什麼總感覺顛簸的直是搖頭？是不是發動機的聲音震得不好過？」不習慣的人，也許會有這種感覺。

時間差十分不到九點，我們已經飛到空中了，下面這個大城就是成都。在成都上空盤旋爬高，九時正，我們在表高——指示高度的儀器——二千米的高度，對正九十度的方向飛行了。應用儀器計算航行諸要件的工作，也從此開始。這時候溫度表上所指為空中溫度正七度，用它的地面溫度正十七度的平均數，求出真高為一千九百六十六公尺——標高未計算。現在速度表指示的速度為每小時×百×十公里，根據地面壓力七百二十，空中壓力五百六十，地面溫度正十七度和空中溫度正七度，求出真速為×百×十公里。又利用儀器，求出偏流角——飛機受風影響所生的偏航角度，為負五度。地速為每時×百公里。並求出風向為一百四十七度，風速為每時三十七公里。以上這些真高，真速，風向，風速和地速求出來之後，我們就可以安心地飛行了。根據這些條件，就可以計算出來某一時間可能飛到什麼地方，而且每到一個地方，便可知它是什麼地方。

根據所求得的每時×百公里的的地速來計算，×時×分應該飛到洋溪附近的涪江上空，所以×時×分前後就應該向航線的左邊找洋溪和涪江彎曲部份。「你看左邊那個市鎮，就是洋溪，還有一條公路平行着江，對的，的確是涪江，因為在鄂江和嘉陵江都沒有平行的公路，而且也不會

有那麼大的伸縮性。」

「時間怎麼過得這麼快？可快×點鐘了。」

「×點鐘，我們應該飛到大竹，而且經過它正上空。現在你看下面這條江正是渠江，左邊那個縣城，有兩條公路成了丁字形，就是渠縣，×分鐘之後便可飛到大竹了。」

「下面是什麼地方？還有一條公路同我們的方向一致。」

「你看它同地圖上那個地方相像？」

「不是大竹？」

「對的，完全不錯，對不到你第一」次到空中還能認識地形。」

「看，又有一條江橫在我們眼前了，在江的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城市，城裏有公園，航線右邊還有一條公路，很像我的故鄉萬縣。」

「你敢肯定是萬縣嗎？」

「你記憶很確實嗎？很多城裏都有公園，成都也有少城公園，渠縣也是在江的西邊，而且右邊也同樣有條公路，你怎麼敢肯定這裏就是萬縣呢？」

「你為什麼不表示意見？」

「現在時間表的指針告訴我們是×時×十分，依據計算應該在×時×十分飛到萬縣正上空，由於視線角度的關係，所以它已經進入我們的視線了。」

到達萬縣以後，我們飛昇至五千公尺的高空，氧氣表已經開始工作了。

「現在你趕快把氧氣面罩帶好，使用氧氣罷。」

「怎麼我的眼睛老是模模糊糊，打呵欠，想睡覺？」

「大概是氧氣沒有用適當的關係。你把氧量表指針調整到六千公尺試試看。」

×時×十分，從萬縣正上空，把機頭對正一百二十三度飛行了，這時溫度表指針為零下十一度，依據表速×百×十，求出真速為每時×百×十×公里。又表高五千公尺，求出真高為五千一百公尺。測知偏流角為正四度。地速每時×百×十公里。求出風向為一百零九度，風速為每時二十六公里。

因為空中的氣流——即風向風速，時常存變動——地面也是同樣的情形，所以每飛過相當的距離，都要依同樣的手續反覆的計算，這樣才能準確的航行。

依地速每時×百×十公里計算，應該在×時×十分×十秒飛到恩施。×時×十分我就開始查核地形。首先看見一條小的河流，後來又看見一條與我們航向成垂直的公路，一直到×時×十分，還沒有找着恩施。

飛機受下降氣流的影響突然下墮，接着又因上升氣流復原了。不習慣空中生活的人是會感覺恐懼的，像在鞦韆上朝後遊動一樣——怕打鞦韆的人最體會得出。

「怎麼回事啊？」

「幹嗎這麼膽小，沉着些。這是受氣流的影響所致。我知道剛才你全身肌肉都緊張了，此刻恐怕還在心跳。」

。」

這一段是因為飛機受側風的影響，把它吹到航線左邊了。同時由於我祇注意前面沒有向右邊觀察，僅僅幾分鐘的疏忽，便把恩施拋在尾後，所以再也看不見它了。繼續向前飛行，×時×十分，右前方現出一個城市，它同公路與河流所構成的關係位置頗似慈利。依計算果然於×時×十分×分到達慈利正上空，十三分鐘之後——×時×十分×分，又飛到常德。

以前我們大半是在山巒地帶飛行，此後將在湖泊地帶飛行了。下望一片光反照的湖水，我們如同一隻海燕，翱翔在大海洋中一樣，八百里洞庭湖的奇觀，你將在空中賞識了。

×時×十分，從常德上空對正七十五度的方向繼續向岳陽航進。在洞庭湖中，有不少敵兵艦對空鳴砲致敬。「你看那一團團的白烟圈多麼好看。」敵人對我們盛大的歡迎，可惜這次竟不能作禮尚往來的答謝。因為單機轟炸軍艦，必須作俯衝方式的一齊投下方為有效；否則至多不過炸傷它一點點，這樣太不合算，所以今天不得不把它繞過。

×時×分到達岳陽——華中敵人的重要據點之一，我們沿着鐵路向威寧飛行。一路上連一次列車都沒有看見。再從威寧向北飛，×時×十分×分到達漢口，圍繞市空盤旋偵察，什麼動靜都沒有，簡直像死地獄一樣。漢口是華中敵人最重要的據點，沒有結果怎麼能交代呢？所以特別仔細地再偵察。真料不到有幾架敵機停放在機場的一

角正在加油，我立即下了決心，要把所載的那一箱燃燒彈投下去。根據落下時間（炸彈從空中降落到地面所需時間，因高度和炸彈性能不同而有異），真高、標高差和儀表誤差都已加減，退曳長（炸彈到達地面的一剎那間，彈着點與飛機所成角度之相對邊長），和地速求出投下角為二十四度三分，修正角為正二度，這些炸彈諸元都定好在瞄準具上，彈艙門也開開了。當我們的飛機通過機場上空到達所要的角度時，我把電鈕一按，下面的幾架敵機，立刻便從視線中消失了。它毀滅後的情景，也於剎那間映入我的照像機中了，這是落地後唯一命時唯一的佐證。

漢口一地的任務既經達成，就得迅速繼續前進。「你看見沒有？將要投彈的時候，有幾架敵驅逐機正在滑走，準備起機攻擊我們，可是時間上敵人已經來不及。當他爬昇到相當高度的時候，也許找不到我們了，這是敵空軍厭戰怕死的必然作風。」

「××時，我們又從漢口飛九江，再由九江飛南京。這一段完全是敵人佔領區域，而且空防也比較嚴密，所以必須特別注意搜索，準備敵機不時的襲擊。高度逐漸昇高到七千公尺，空中溫度已經降到零下二十三度了。」

「這樣的寒冷，真想不到，恐怕電影片上阿爾卑斯山旅行者之也沒有遇到過這樣冷的天氣罷。」

「這怎麼算得上冷啊，零下四十七度的氣候你還沒有嘗試過吧？凍掉手指和足趾的情景，你見了也許會怕。現在你該知道，空軍人員的生活，並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麼舒服罷！可還不到空中親自經驗過的人，永遠是不會知道的。」

「××時××分飛到九江，沿途備受敵艦鳴炮致敬。敵驅逐機也不過僅僅在老遠的距離亂放一陣，使他們地面指揮官聽聽槍聲，落地後好請功罷了。」

很可以安心。因為右邊有長江，左邊有大別山，我們就在這被夾持的平原上飛行。因為敵人的兵力，一向是配備在交通線上的，所以這一段決定選用不規則的航路，沿江而下，好偵察獲得較多敵情。

經過馬當的時候，發現一個廣場上舖有友軍第×師的友板，電波又放射出「東流懷寧間有敵兵集結」，這是友軍供給的情報。

十四時飛達東流後，對地面施行極嚴密的搜索；接二連三的小行軍部隊，三五輛的軍運汽車，……通通把他們赦免了，直到黃石磯附近，比較有利的目標，還是沒有發現。悶悶不樂的繼續向前飛行，一直到懷寧對岸的大渡口時，發現一片田野裏排列著不少的隊伍——約有一師之眾，判斷情況，像是集合訓話。這個有利的目標，我是再也不敢肯放過了。敵人發現我們以後非常混亂，簡直像一羣螞蟻一樣。我深知這樣大的烏合之眾，很難於短短地幾分鐘內掩蔽跳脫得了的，所以便不慌不忙地把電氣投彈裝置定置妥善——用連續投下法和四分之一秒的間隔時間，把眼睛貼在瞄準鏡裏，待到投彈角度來臨時，把電鈕一按，飛機肚皮裏的一箱殺傷彈，就連續的俯衝下去了。剎那間塵土飛揚，模糊地還看得見，死屍累累，那些受傷不死的敵兵像蛆一樣在動彈，可惜他們那種可憐的怪叫和哀鳴，我不能夠收錄下來。否則這將成爲一本真實的戰地新聞影片，拿到後方來放映一下，也可大快人心，偵察情形照片拍完了，又完成一個任務。

「××時××分，再從懷寧向蕪湖方向飛行。沿途毫無敵情，證明敵人佔領區域是空虛的。」

「××時××分，到蕪湖以後，再沿江蕪湖路向南京飛。途中經過江寧後，板橋等處，都是從前野營演習的地方，如今變成敵人屠殺我們的戰

場了。

「××時××分，飛到南京，大概是緊急警報了，大城寂靜得簡直像死了一樣。我們圍繞着市空，盤旋復盤旋，觀察又觀察，除了高射砲的爆炸烟圈，和不時在遙遠的距離攻擊我們的敵機之外一無所見。」

「趕快回去罷，這麼多的高射砲和驅逐機，難道你不怕死嗎？」

「這是甚麼話？就憑這一點，你就不能幹空軍，除非日本空軍才有你的思想！我是早已把死置之度外了。唯一的企求，便是光榮的犧牲。」

現在飛機肚子裏，還有六顆炸彈，因為沒有什麼特別有利的目標，所以決定把它分兩個地方投下去：一個是汪逆傀儡政府所在地——前考試院故址，一個是南京敵總司令部——前中央軍校。投下角度計算好了之後已經開始進入了，在這一條轟炸航路上——飛機通過轟炸目標上空的一條直線，兩個目標都接連轟炸了。最後我們又飛到中山陵，恭謹的對總理陵墓連續俯衝三次，表示這次任務達成，聊慰總理在天之靈，並代表全中華民族的兒女們謁陵致敬。

「好啦，現在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你不是還活著嗎？」

「雖然機件沒有被打死，可是那高射砲，驅逐機差不多也把人嚇死了。我從沒有受過這樣的洋罪，冷，氧氣用不好，又能把人窒息死，我再也不開這洋葷了。」

「哈……」

「××時××分，我們開始回航，為休息這幾個小時的疲勞身心，同時天氣也變壞了，所以採用無線電航行法回飛。」

「插動轉好，電鈕一動，整個的電機開始工作了。」

「喲！你好開心啊，還唱何日君再來哪！就只這一次，我再也不來啦。」

「你真要把我肚皮笑破了，想不到你會替我排除征途的寂寞。告訴你罷，『何日君再來』這支歌並不是我唱的，是成都廣播電台放射出來的電波，因為我們征人途上既寂寞又疲憊，所以放出這電波使我們開開心。假若是我唱的，恐怕叫破喉嚨，你也不會聽得見。」

為着航行，不能老聽音樂，所以不得不把電機調整成另一個方式，音樂的電波也就跟着變為另一種聲音了。

「喂！怎麼變了，變成叮叮，打叮的短長，長短的聲音了呢？」

「喂！又變啦，又變成打……一長音了。」

「讓我告訴你：叮打是表示飛機偏左，打叮是表示飛機偏右了——係指任何對正成都方向而言，打……一長音是表示飛機正對成都，老聽着這種聲音，就可以飛回成都。實際上並不是這麼簡單，因為廣播電台到處都有，倘若沒有其他方法來計算，仍舊是飛不回去的。而且有時飛迷失了——不知道自己飛到什麼地方，也要利用這種聲音來計算測知我們的所在地。這些問題在這裏不能使你完全明白，因為我並不是專學無線電航行的人。」

「真想不到，空軍會有這麼多煩雜的學問……從前我總以為飛到空中就可以打仗。」

實際這裏所告訴你的，仍是空軍學術中極輪廓的輪廓，也許你還想知道更多更詳細一點的，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的限制，只能告訴你如所寫的一點點。

我們的回航的全程，因為天氣既壞而且時間又已入暮，所以完全利用無線電定向航行。於××時到達成都，夜航燈早已開亮在等候降落。任務達成，安全着陸。這次十一小時的長途飛行真夠疲憊了需要休息，你也該上班或者熄燈睡覺了。就誤你寶貴的時間，很抱歉，再會罷，讀者。

……一個聰明活潑而又沈著且能當機立斷的青年，是比較適宜於飛行……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歌天

第一封 什麼樣體格才

適於飛行

朋友們：

一提起「什麼樣體格才適於飛行」這個問題，我想你們一定是急於想得到解答的。是的，我常常碰到這問題，一些想要投效空軍（空軍這名詞，本來是包括飛行，機械……；很多部門的，不過在這里我所指的單是飛行），而認識我的朋友們一見面總是談及這問題。同時還聽到他們這樣問：「飛行體格的標準，要取得多末高呢？聽說下十個就有九個不行，甚至十個就刷下來十個？」或者「唉，投考航空，體格檢查的太嚴肅，簡直不是一般人的身體所能夠取得上的！」等等，但是，叫我怎麼回答呢，我既不能說「是的」，也不能說「不是的」，而談起來又每每費了很多的時間。

關於這問題，我間接或直接的聽說過：有很多想要獻身於空軍的青年，爲了這些不正確——「十個就刷下來十個」，「簡直不是一般人的身體所能夠取得上的」——的傳說，就冷了他們航空的熱心，阻礙了他們投考空軍的大道，這事情對於國家和個人都算是不小的損失！

飛行體格的標準取得高，這不能不承認，正因這，體格檢查的時候，就較一般的來得嚴格些。但是，檢查官們「在合格檢定章程中是有規定的」，（引「飛行員與航空醫官」書中語），怎麼能夠隨隨便便「下十個」就一定「刷下來十個」呢？只要能夠合乎「規定」，「下十個」取十個，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諸位只要覺得自己本身沒有什麼毛病的時候，你們千萬不要上這個不正確傳說的大當！

現在我給你們舉一個例子：那是

當我投考航校的時候，我們一齊去報名的有七個人，在檢查體格的牌示上，我的名字是在我們那七個之中被列到最後的日子裏。檢查是一天一天的進行着，他們六個之中取上了兩個，有四個不及格的，趕到該我去檢查的日子了，同來的一個向我說：「得啦吧，老王都被刷下來啦，幹麼你還再去白受一趟洋罪！」被刷下來的老王是比我「棒」，他比我更高又大，既有力還有勁，他就「被刷下來啦」，我行嗎？可是，我不甘心，我終於還是去「受一趟洋罪」，然而這「洋罪」沒有「自受」：一部一部的檢查着，我竟然完全及格了。

由這一個例子，你們已經明白了吧？「健全」的體格，並不是單單「強壯有力」就算俱備了，——雖然「健全」之中包括着「強壯有力」的。

寫到這裏，我想你們的心中有點着急了？「體格檢查究竟檢查那些部分呢？」「那些部分在檢查中最重要呢？」「怎麼個檢查法呢？」關於這些問題，我不是檢查官，縱然我能夠一一解答出來，我想不如把我投考航校時的檢查經過，從頭到尾的敘述一遍較好呢！

好吧，現在我開始講了：先說初試，初試和普通的檢查體格差不多。先上來也是量量身高，稱稱體重，看看耳朵的耳膜是厚是薄，有沒有孔洞，聽力如何，鼻腔有沒有鼻塞等，喉頭有沒有扁桃腺或別的什麼毛病等等，同時在檢查過程中，檢查官隨時隨地來檢查你的精神；注意力能不能集中，感覺是否靈敏或過敏，判斷是不是敏捷，他運用着種種方法來測驗。雖然，只要我們的神經方面沒有什麼毛病，天資不是十分魯鈍的話，沒有什麼要緊，他的種種測驗方法，我們都會自自然的應付過去。

視力，初試的視力檢查也是與平常的一樣：牆壁上掛一張表，叫你站在遠遠的去分辨那上面的「字母」或

「符號」，由大的漸漸去認識小的。在初試中和一般的體格檢查所不同的，就是檢查平衡器官與色盲兩項。檢查平衡器官的時候是這樣子的：叫你站着，閉住兩眼，一脚着地，一脚向前連腿抬起，兩臂向左右平伸，十指伸直，這時候檢查官看你的身體傾斜了，不知道調整，同時測驗你內耳前庭的平衡器官的感覺是否過敏等。

色盲呢，是有一個色盲簿子的，在色盲簿上有各種各樣的顏色，然而這顏色都是根據學理組成的。如果你有色盲——不管是紅綠色盲或青黃色盲，那是瞞不過這個色盲簿的。反過來講，假使你沒有色盲，這色盲簿也會做保證人。

初試大致就是這些，全部及格了，就可以覆試。覆試就比較精細了，也就是所說的檢查的嚴格了。

覆試檢查中最嚴格的要算是眼睛。但是除眼睛以外，牙齒，肺部，腹部，心臟，生殖系等，甚至血液，也都要檢查的，不過，這都是平常的檢查，沒有什麼特別就是了。

脈搏與血壓的檢查，也很要緊，因為這些與飛行都有很大的關係。所以，看脈搏是要看你臥下去的跳數，站起來的跳數和運動後的跳數，血壓呢，也是一樣——臥着的，立起的和運動後的都檢查。

至於四肢，腿的部分是叫你坐在一條高凳子上，把兩支小腿吊掛着，檢查官把牠搖動以後，他用一個什麼小東西照膝蓋骨前面敲幾下，他看小腿的反應如何。手臂的檢查法，檢查官拿你的前臂在他手裏托起來，托呀托呀地一丟，看這前臂落下去時擺動得是否自然。如果你的胳膊腿是沒有毛病的，檢查的時候你只要不緊張就行了。

現在該來談談檢查眼睛了：第一是測驗眼球的轉動程度，和兩支黑眼珠往中間集中的程度。前者是叫你兩眼注視着檢查官手裏的鉛筆尖，隨着轉動；後者是檢查官用一支板尺抵在你的鼻樑上邊，再用一支鉛筆靠在板尺邊上，叫你兩眼注視着鉛筆尖，這鉛筆尖沿着板尺邊向鼻子近處進行，直到看不見為止。

其次是測驗視力的距離分辨力，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拉棍」。在檢查室內的一張桌子上，放一具「距離識別器」，從這個東西裏引出兩條線繩來，直牽到一丈多遠處遮在你的手裏，這時室內的電燈關了，在「距離識別器」內亮着有燈光，從一個方形的孔洞中看過去，有兩根豎立着的小棍，這兩根棍都繫在被檢查人手中的兩條線繩上，可以自由地拉動，兩根棍也可以自由的前後移動。這個檢查，就是叫你把那兩根棍有距離差的豎棍，拉成近似平行，也就是把那兩根棍拉得與你的距離一樣遠。這一手猛一看是很簡單，作起來也很容易，不過這「拉棍」考不及格的也很多。但是，這不能怨別的，只有視力不強！

比較複雜一點算是分光。這也是用機器來測驗的，把一具「隱斜試驗架」放在被檢查者的眼睛上，從這個試驗架（我們就給它起個外號叫「眼鏡吧」）裏去看東西。這時候室內的電燈都息了，只有從試驗架裏望過去瞧見一支有巨大的燈光，檢查官要你

瞧，瞧，直瞧到這一支小燈光變成了兩支爲止，（這裏我要囑咐你一句，當你看着剛一分成兩個的時候，你就趕快說。）其次，還是從這個試驗架裏看。有兩條豎着的光線（或者是一條光線和一個光點），一條固定的（或者光點固定）一條可以移動，被檢查人右手手指捏住一個小螺絲，把那條可動的光線捻到與那條固定的光線（或光點）重疊。再次，仍然是從試驗架中看，只是把豎着的光線改成橫的了，一切都和前者做的手續相同，仍然是把一條橫的光線對到一條固定的光線（或光點）上。

最後，這是說一切檢查都及格了，就該放大瞳孔。是用藥水點到眼睛裏，過一夜，瞳孔就放得很大，但是在瞳孔沒有收縮復原的一兩天內，最好不要多看書。

全部的檢查，就是這麼多。但是我拉雜了這麼一大片，不知道對你們有沒有有一點幫助？如果你們再要我具體一點講，那麼就是這樣：

第一，身體各部分都必須「健全」，尤其是眼睛。

第二，體重要有一百一十磅以上。

第三，身高須有二百六十公分。

最後，關於究竟「什麼樣體格才適於飛行」這一問題，我只有把我那小小的一點從「整燕」中得到的經驗講給你們了：一個聰明活潑而又沉着且能當機立斷的青年，是比較適宜於飛行；如果一個人，他的意識運動力的緊張度特別大，（即是忽然間一樁事發生到眼前，他的動作和精神都犯緊張的毛病，也就是手忙腳亂了的意思），那麼這位朋友最好是另作別的救國的道路的打算，因為一個特別精神緊張的人，是不大適於飛行的。

朋友們，這封信暫時談到這裏吧。下次再見！

敬祝

抗建努力！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

附白：

這封信，除了作者根據過去投考航校時的體格檢查的經驗敘述外，關於學理方面，是蒙航空醫官徐建民先生指教的。

……說不定他就有一種「混帳東西」的發明，來貢獻今日航空機械落後的祖國。

他左想些什麼混帳東西

焯 戈

一個朝霧朦朧的早晨，我們提前用完早餐，著好飛行衣服，匆匆從營房裏走到機場裏來準備飛行。

今天飛行科目——三機戰鬥隊形。隊長講解科目的實施要領之後，輪到我第一次去飛，指定飛×——××式×××號作二號僚機。我即去找×××號飛機，這時我所要找的那架飛機已經在試車。當我走近去的時候，機械士却嘆——嘆一下把車關住了。

「怎麼的？現在要飛行囉。」我對坐在機艙裏的機械士說。

「發動機有點毛病，轉數不夠，待我檢查查看。」他一邊跨下飛機，一邊對我說。

「這架飛機今天可能飛嗎？」我說

他從工作服的口袋裏拿出一把鉗子，帶著真誠的口臉說：

「等等，反正現在霧大不能飛，待我檢查修理之後，大概是可能飛的。」

我坐在飛機旁邊的汽油箱上，靜靜的等候着。面向着飛機，注視這位機械士那不急不忙的動作。他穿上一身全新的工作服，刮得光光的紫栗色的臉孔上，襯着一副近視的鏡子，讓人第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服務航空機械多年的機械士。

用他的工具，將飛機發動機的包皮卸下之後，左手舉着機頭的支柱，右手拿了工具，腳踏在木檔上，把頭伸進發動機裏，用他那近視的眼睛，去窺視他所熟悉的每一部份的機件。他像醫師探聽病人的脈膊一樣，靜心靜氣的在複雜的機件裏，找尋病症的

根源。他不時將腳尖顛起來，使頭部更伸進去些，腿像站不穩定似的顫抖着，很吃力用他的右手去修理有點毛病的部份。

朝霧漸漸兒快消散了，太陽從天邊遠處爬了出來，炫耀的光芒，散佈着無情的熱力，使那些辛勞工作的人們，感到多麼悶熱啊！

飛行的時候到了，在我附近的另外兩架飛機，已開動了車。

我取下我頭上的風鏡，用手帕擦着附在鏡面上的灰塵，這時我有些急了，信口的這樣說：

「恐怕這架飛機不能飛吧？」

「可以飛，現在快修好了。」從發動機裏傳出他的聲音，他聳着頭，還是在繼續他的工作。

不一會兒，他躊躇滿意的抹了一把汗，舒了一口氣，轉動一下酸痛的

脖子說：

「開車吧！已經修好了。」

於是他又把已卸下來的包皮再蓋上去，用起子扣好上面的螺釘，嘖嘖叨叨的對我講：

「你們初從士校調到隊上來，是要加緊訓練的。因為飛機有點小毛病不去趕緊修理，以致耽誤了你們的飛行，是我們沒有盡到責任呵！……」

我聽到他這一段話，好像聽到的是一種聖潔的福音。因為開車後發動機發出了轟聲，我沒聽完他的話，一時也想不出回答他的話來。我上了飛機，也試了車，察看一下儀表，扣好保險帶，長機給我一個符號，我就隨長機滾出停機線，編隊起飛。

在空中大約飛約三四十分鐘，落地後，滾回準備換一位同學去飛行。這位機械士急忙跑來扶着我的機翼，一直跟到停機線上才停止，我看到他從飛機的前面繞到後面，俯俯着身子，仔細的察看了一會，然後把一本紀錄簿交給我，我把我今天飛行的時間記在記錄簿上，又交還給他。

因為他熱誠可愛，我想要和他認

識，從他的口音，我知道他是北方人。

「你貴處是河北嗎？」

「誰？我哇！我是河北人。」

「那我們還是老鄉呢？你是從那兒調來的？」

「我曾在X X隊裏工作，是在X X隊調來的。」

「唔！你到隊有多久了，這個隊上你感覺怎樣？」

飛機又從停機線滾去起飛了，尾後揚起一陣塵沙，猛撲過來，打斷了我和他的談話。最後他也沒有回答我，我看到他對我說話的時候，總是那麼囁嚅遲疑的，腦子裏像在思索甚麼似的，因此我沒和他多談。

我參坐在同學裏面休息，順手在一位同學的飛行衣的口袋裏，取過來一本「中國的空軍」刊刊三週年紀念特號，上面有一張很使人注意的封面畫，命題曰「一家人」，我凝視著這一張畫，不知不覺的想到了畫中所蘊藏的深切的意義。——不錯，飛行人員與機械人員應該是「一家人」。應該感情融洽，從而產生更多更大的力量。

二

後來我知道他是姓張，他的同事們都稱他為張機械班長。他們的宿舍在我們附近不遠，所以時常有和他打招呼的機會，經過一些時日，我和他從認識而熟悉了。

他有一個天生的特性，不愛和人家多說話，也不喜歡去和人家接近。但是他很酷愛他的工作。我常常看到他早晨比人家先到機場，晚間很遲的一個人從機場裏回來。日出而作，日沒而息，他從來都沒有鬆懈過。他還有一種沉思的毛病，他的同事們說他有神經病。

一天，已經是近黃昏了，我吃過晚飯，洗好了澡，獨自向機場裏來散步，恰巧遇着了牠，他傾着頭，挾着他的工作服，手裏提一個工具袋子。一看，我知道他是剛從機場裏收工回來的。

「張機械班長，怎麼才回去，太晚了哇！」我笑着對他說。

「是，因為今天有一架飛機尾撐壞了，怕明天來不及修理。他們（機

械士)都回去吃晚飯去了,我自己就隨便喫一點麵就是了。」

「當機械班長的是要辛苦些的。」

「哈哈,沒甚麼,沒甚麼。」

他匆匆的加快脚步,踏着寂寞的小徑,走回他的宿舍。一個勤勤懇懇的影子深深的留在我的印象里。

三

記得是一個晴朗的星期天,隊上已放假,伙伴們有的到XX城玩去了。有的帶着他們的獵槍,到僻野深山,去消磨他們這天難得的假日。隊上還留着我們幾位,因為負有警戒勤務,沒能外出。

大約是十點鐘左右,XX分隊長說現在有了情報,叫我們快點預備,到機場裏去。

這時站上已掛出黃綠情報旗,機械士正忙着加油。我走到今天指定我警戒的那XX號飛機的面前,我爬上去試試保險帶的鬆緊,不料我熟識的這位機械班長,也在這裏替我的飛機加油呢,我隨即問他:

「老鄉!這架飛機沒有象背墊子

嗎?

「沒有,待會我把飛機蒙布替你塞背好了。」

他加好油,從場邊拿來一張蒙布,摺成幾疊,塞在我的背後並且問我:

「可以了嗎?」

很好,很好,本來是不需要的,恐怕今天飛的時間太長,塞着背總要舒服點。

在機艙裏悶坐一陣,站前的柱子上還是掛的黃綠旗,我想今天敵人的飛機是不會來了。

這位飛機班長,他也是估計不會有甚麼情況,便很安適地坐在草地上休息。他從工具袋裏掏出一本書,把他那近視的眼睛,貼在書面上。

「我去和他談談天不是很好嗎!」我一想到,就即刻跳下我的飛機。

我操着半四川話的口音:

「老鄉,你看啥子書?我們來擺擺龍門陣吧!今天的情報恐怕是煞果了。」

他聽到我這不及格的川話,笑了,一笑,即刻在他所看的那一頁上摺疊

起來,把書掩合了,接着說:

「我還能看別的書嗎!咱們服務機械的,看的東西還能離開本行嗎!」

當他對我說話的時候,我在他這本書面上看到「空氣動力學」幾個字,不禁對他起了一種驚異與敬仰他。能在他忙碌的生活中,有這樣的專心,來吸收這樣的高深的知識,倒是一個很了不得的人。我好奇的要打開他的工具袋看看,我剛伸手去拿他的工具袋,他立刻着慌的舉起手擋住我說:「咳!這個袋子請不要看,裏面全是裝的……工具啦!」

他拒絕我,忙把他的工具袋放在他的懷裏去,默默地不作聲。他很高興我這種舉動,看表情好像怕我發現他的甚麼秘密似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一時很感不安,於是提興說:

「老鄉!你這樣用功,你對機械很有辦法。將來你一定在航空機械方面有所供獻吧!」

「你不要來嘲弄我,像咱們這樣人,做一個機械士的學問都不夠,那

飛過山，飛過海 方敬

你看，那幾千年和平的藍空，多高，多闊，多柔美，而今我們更加愛它，爲了鬥爭。

飛高些，飛快些，矯健的鐵鷹，任你凌霄一萬呎，自己的蒼穹只容自己翱翔，地上人齊抬頭讚美你那日光下閃爍的國徽，且吩咐一朵朵的白雲送你去偵察，巡邏，去守着天際，保衛山河。

飛過山，飛過海，穿過滿天星斗，盤旋於櫻花島的上空，洒下我們寬大的胸懷所開放的繽紛的花朵。而當「炸轟之王」想來後方叱咤風雲，你卻像打小鳥一樣，

能談到……。

「那你不要太小視自己了，愛迪生當他十二三歲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在火車站上賣報的報童呢！怎麼他會成爲世界聞名的發明家？」

「說那裏話，我還能……。」

談到這里，好像觸動了他的某種心事似的他的腦子不知在想些甚麼。

我竟也有點懷疑他有神經病了。他對人說話時總是那樣吞吞吐吐不爽快。我想問他一個究竟，但是他那一對圓大的近視眼，像看着一個目標似的呆瞪着，那種近於癡愚的神氣，使我不敢發問。

忽而走來一個我不大認識的機械士，站立在他的後面，嗚吡般的說：

「你又在想甚麼混賬東西？」

他並不作聲，只是皺着眉頭要笑不笑的。

站前的旗桿上掛的黃綠旗降下了，隨即換上了白色的。我知道情報已經解除。

四

張班長，在我的心目中，倒是一

個很奇怪的傢伙，他對他的工作從不偷懶。他對他的責任也從不放棄，終日在緊張的工作裏生活。從來並不對人說句厭苦和不滿的話。有了空閑，就用功看書，努力去充實自己，難道這也能說他是有神經病嗎？可是他的同事們總常常帶着譏笑他的口吻對他說：「你又在想些甚麼混賬東西！」他像沒聽着一樣，呆呆的笑笑，也不回答他們。

有那麼一天，我經過機械人員住的寢室，在一間房子裏我看到張班長正躺在床上睡午覺，裏面還有幾位機械士坐在他們的床上談天。我走進去和他們打了一個招呼，一直走到張班長的床前，我看見他已是鼻息鼾的睡熟了，右手還拿着一本甚麼冊子壓在他的胸前。

我不願把他驚動，我輕提着脚步，我毫不顧忌的坐在他的書桌前面，打開他的抽屜，一看，那裏面除了一些雜亂的機件和書本外，全是一些他用鉛筆和鋼筆作的圖樣。

啊！難道他每天所想的「混賬東西」就是這個嗎？

輕輕的墜落了它。
弄污了我們的領土領海，
敵人的兵營與艦艦，
都是你仇恨的鴿的。
促成了無上榮光的戰績，
你便凱旋自己安穩的巢穴，
穿過浩朗的陽光，
飛過海，飛過山。

飛快些，飛遠些，
年青的空軍戰士，
把穩你的操縱桿，
螺旋槳，方向舵，
撲滅，把一切來搗亂的撲滅，
更以你銳利的眼光，
透過遼闊的視野，
取直徑的距離，
替地上，疑心的人們
看看勝利的遠景。

你看，那幾千年和平的藍空，
多高，多闊，多柔美，
而今更加愛它，
爲了鬥爭。

我對機械很外行，我看不懂是畫
的一些甚麼，我走馬看花的翻閱一陣
，找不到甚麼頭緒。

「喂！他的這些東西是不高興人
家看的，假使他醒來，他一定要生氣
了。」坐在那邊床前的一位機械士輕
聲的對我說。

聽了這話，我即刻悄悄離開座位
，帶了探詢的口氣問這位機械士：

「我請問你，我們這位老鄉，他
畫的這些圖，是作甚麼用的，又那麼
多，又那麼複雜。」

那個搖一搖頭說：

「誰知道是幹甚麼用的！他從來
就不告訴我們，他每天除在機場裏工
作之外，一回到宿舍，就伏在桌上畫
這套玩意兒，要不然就支頭凝眸地想
些甚麼。我們這些人誰都不清楚他是
到底想些甚麼混賬東西。……，真好
笑呢！」

按着又擠眉弄眼的用手指着繼續
說：

「你看，他那床底下，上了鎖的
那兩口木箱子，全都是裝的那些寶貝
玩意兒。」

果真在他的床底下我看到有兩口
木箱子，還有很多從飛機上卸下來的
機件，無秩序的放置在箱子的左右。

一陣午睡起床的號聲傳來，睡在
床上的張機械班長，骨碌碌地翻一個
身爬了起來，匆匆忙忙的著好他的工
作服，照例提着他的工具袋，一聲不
響的出去了。

我走出他們的宿舍，望着這位機
械班長，沿着徑道在那遼闊的機場裏
漸漸消失了。

頓時，我的腦子忽然一陣清醒，
好像發現了甚麼似的。我想說，我想
把我所見到的說給許許多多的人們，
讓他們都能知道，這一位可敬的機
械同志。

——請你們不要譏笑他吧！我們
應該希望他，應該去鼓勵他，至少也
不應該去妨礙他。他並不是一個神經
病患者，你們認爲他所想的是「混賬
東西」，老實說，中國實在是太缺少
這些想「混賬東西」的人了，以致一切
科學都是落後的。你們認爲他是一個
想「混賬東西」的人，說不定他就有一
種「混賬東西」的發明，來供獻給今日
航空機械落後的祖國。

空戰餘生的回憶

英·J·尼古生中尉

是一個天氣晴美的日子。陽光由碧空中普照到大地，地上的一切靜悄悄地在憩息着。那時我們這一隊方在一萬五千呎的空中向掃桑波敦(Southampton)作巡邏飛行。約在我們的前面四哩外，忽有容克八八式轟炸機三架出現，航線和我們交叉。我立即報告隊長，他的回答是：「帶了你的小隊追上去。」於是我們開足油門向前直追。約離開一哩時，忽迎面來了一隊「噴火機」。我以前也曾飛過「噴火機」，料想這些容克機碰到了它們，一定如羊入虎羣一樣。果然不出我所料，轉眼間都化為灰燼了，連一點都不留給我們。我生平尚未擊落過敵機，今天唾手可得的機會，又眼看着被別人奪去，這使我多麼地失望！

回轉機頭後，在掃桑波敦上空上昇至一萬八千呎。在離開隊形尚遠時，忽聽到連續的砲聲四響，四個砲彈由一架梅瑟斯密特敵機的四尊小砲內向我飛來。第一個砲彈打破了我的座窗，碎片射入我的左眼內。事後我又發見另一碎片幾將我的眼皮割穿。此時左眼流血不止，無法張開。第二個砲彈打中了我的預備油箱，立即起火。第三個砲彈打穿了座艙，右褲腳被撕破一大塊。第四個砲彈打去了我的左腳鞋根，左腳受震發生了一陣麻木。當時我對於這種危險情形雖尚未十分明瞭，但終於向右俯衝以避免後來的砲彈。同時自己埋怨自己說：「笨虫，笨虫，這樣不小心！」

在我正想跳傘時，忽又有一架梅瑟斯密特敵機在我的

下部衝過，它恰好在我的瞄準器內。幸而我的風檔和瞄準器都未受傷，且在追擊容克機時一切射擊的手續都已準備好了。當我第一次按動機關槍的扳機鈕時，我看見我的曳光彈直飛入敵機身內。敵人立即瘋狂似地向上下左右猛烈轉動，竭力想避開我的射擊。我也開足油門，緊緊地咬住他的尾巴。在俯衝中我們的速度大約為每小時四百哩。起初他忽左忽右地轉彎着，後來連續向右轉彎三次，第四次乃向左轉彎。我記得當時一面追打，一面高聲大罵：「何奴，我將給你一些教訓！」其餘罵些什麼，現已記不清了。每次在我開槍時，我們兩個之間的距離很近，也許他會聽到的。

可是那時我的預備油箱已在燃燒了，座艙內炎熱異常，有時且看到火焰在穿動，但估計尚不致十分危險。過了一會，我偶然回頭看看放在油門上的左手，它已在火焰之中，皮膚已起焦，但尚不十分痛。同時我不覺將兩腳縮至座位之下，大約是為避免熱氣。

敵人所得的教訓已很夠他受用了。在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時，他的右翼下傾，左翼豎起，在烈焰中向地直衝。在他由我的視線中消逝後，我方才想到自己的安全問題。這是跳傘的時候了，於是立即由座位上跳起。但頭部猛撞在座艙罩上，原來座艙罩尚未打開。我又第二次埋怨着自己的孟浪，推開座艙後，我再跳起，但又被拉回到座位上，原來保險傘帶忘記了解開。內中有一條已受震裂開，故我

僅須解開一條。於是就脫離了飛機。

當我跳出時，高度約在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呎之間。起初在空中翻幾個筋斗，後頭部向下直墜。一二秒鐘後，我拉動保險傘上的拉環，頭部乃漸漸升起，於是在空中緩緩飄落。此時有一架敵機——大約是梅瑟斯密特——在我面前掠過，我垂直了四肢伴作已死的模樣。不久那架敵機又去而復返，我只得閉上雙目，一任命運擺佈。他究竟會否向我開槍，我無法知道，但我始終沒有受傷。

敵機去後，我才張開眼睛向週身觀察一遍。左手關節處的骨頭已露出在外。左腳也已受傷，血由鞋內徐徐滴出。右手似也不易移動。過了一刻，我試活動我的四肢——感謝上帝，它們尚能動作自如。那時我的面上仍戴着氧氣面具，但我的手已無力把它取下。一邊的褲腳已完全撕去，另一邊也破碎不堪，總之，那時的情形極為狼狽。加以虛懸在空中時的輾轉滾動，愈覺痛苦難當。

離地漸近時，我才發覺頗有落入海中的危險。若然，

我仍不免於一死，因為那時手足皆無力，必不能在水中游泳。於是急拉動吊帶，使保險傘向陸地方面飄落。但在我的脚下忽發現一高壓電線，如和它碰撞，一切也就完了。故我再盡所有的力量拉動吊帶，向空地飄落。大約離地一百呎時，我看見有人騎着腳踏車走過，同時聽到他的鈴聲。當我聽到鈴聲時，心理上不覺發生一種奇異的感覺，至此我才明白在全部跳傘的過程內，一切都在絕對的寂靜狀態中。我高聲向那騎車者招呼，但他仍沒有聽見。最後我終於到地了，幸而那天完全無風，保險傘不再落地，我一些未受拖曳。落地後，我倒在地上，已完全不能動彈了。

不久有一人飛奔而來，據說他是目視我們空戰的許多人中之，他們也看見一架梅瑟斯密特一〇式敵機直衝入海。這樣說來，那天的受傷尚不算毫無代價呢！

納粹鐵翼下

都麗絲是一個醫生的女兒，一天邂逅遇到她的姑母，後者問她為什麼沒有上學。

「這星期我們不上學了，」她說，「我們球場上可以預料會有炸彈落下來。」

英國的颶風機

皇家空軍最近付用的新銳驅逐機「颶風」，時速四百二十五哩，裝

有機關槍八挺，鋼砲三門，高度四萬呎，較諸「暴風」更其鋒銳。 (雄)

好萊塢慰勞英空軍

在大明星柯爾門的倡導之下，好萊塢的著名舞台明星雷維斐小姐和勞倫斯·奧利威爾先生合送了一張五十鎊的支票給皇家空軍慰勞總會。

他們在附函上寫著：「請把這錢給皇家空軍的弟兄們買點香煙罷。」

(健)

知識與趣味

長篇
小說

銀 空 之 騎 士

龔 雄

十

這邊，大廳裏，空氣格外緊張了。顧志翔唇吻微微顫動着，兩手背在身後使勁地揉搓。劉亞豪把胸膛貼在桌沿上，眼睛凝注著面前那只空的玻璃杯。徐燦剛剛吸進一口飽滿的煙，像是怕驚擾誰，不讓口輔張開，煙絲却從嘴角徐徐地溜了出來。這里，每個人都凝神屏息，迫切地等待那「小小的軍事秘密」的揭發。

巴比尼，仍然站在原來的位子上，感情已經不像先前那樣激動了。他側轉身投給那休息室以房門慎重的一瞥，接着又轉回來用凝定的目光對着空席面掃射一遭。

李司令的力的嗓音衝破沈寂響起來了：

「這里都是忠實的同志，他們都在迫切地等待你的指教呢。」

「長門號鋼甲的啓閉是聽命於空

中飛機的暗號的。」警足氣力單刀直入地說了一句，胸膛劇烈地起伏幾下，這才又顫聲說了下去。「你先繞着軍艦的外圍盤旋一匝，然後從東南方對正九十度進入航路，翅勝搖三次，能見度惡劣的天氣，開關三次油門，這一遭你是不能降落的，當再盤旋一匝之後進入航路時，鋼甲便為你而袒裸的張開了。」

說完，像是全身力量都已用盡，他——巴比尼中尉斗地沈落在坐椅裏。

他們——那所有的東道主却相反地異樣興奮昂揚起來。一艘碩大無朋的主力艦，三萬多噸，敵人全國只有這同樣的三條，似乎已經在他們的眼前爆炸崩毀，慢慢的沈淪下去……

「趕快派人去轟炸罷！」金可忠忘情地喊了出來。

方大隊長站起來，走到那異邦人的面前，柔聲問：

「教官，冷靜點，不舒服了麼？」

「沒有。」

「過去您是我們的恩師，現在您仍舊是我們的導師，您的指教還有什麼要補充的麼？」

沒有答話，巴比尼把理在手掌裏的面顏抽了出來。

蔣參謀也離開座位走到了他面前：

「如果我們去轟炸長門號，還有別的什麼門檻需要預先領會的麼？」

「沒有……」可是突然，他從坐

椅裏霍地躍立起來；「哦，我忘記告訴你們一個要點了：長門號，三萬多噸，普通二三百公斤的炸彈，零星投上去，你是無法把牠破壞的。」

「那麼，應該怎樣呢？」方大隊長逼緊一步問。

巴比尼沈吟半晌，才吐出了兩個簡單的字：

「肉彈！」

什麼？肉彈！

異邦人又補充著說：

「人，飛機，炸彈，一齊衝上去；幾架飛機便可以掉換一艘主力艦了。」

是的，一架飛機上所攜帶的全部炸彈，一千匹馬力的發動機的衝力，鋼鐵也得在它面前屈服！

……空軍已決心，要與目的物同歸於盡。

……為國捐軀為空軍救國殺身成仁的精神。

空軍訓練，空軍信條，倏地掠過每個人的心頭，熱血在全身燃燒起來了。

一還在冷靜地觀察著別人的動態的司令官現在輪到說話的時候了：

「我們一定要把長門號破壞！不破壞這惡魔，江陰砲台不能保全，成千成萬無辜老百姓的劫運也無法解救。」

用不著答話，激盪的心聲已經衝破寂靜，空流在空中了。

李司令揚起嗓音，繼續說：

「我們要立刻就去轟炸牠！我們

要趁著大霧瀰漫，今夜就出發！時機一錯過，敵人也許要改換他的暗號的。我們要珍惜巴比尼先生所賜給我們的寶貴禮物。

依舊是沈默。大家一齊對現在又埋首掌心的異邦人瞥一眼。

李司令願自說下去，聲音更高亢了：

「現在，各位，我們要研究怎樣組織空中敢死隊了！」

空中敢死隊！幾十顆少壯的心一齊狂跳起來。都是現役軍官，他們每一個都有這責任！

「不用軍令執行，敢死隊應該是志願的組合。」

空氣快要凝固了。每個人都緊張得幾乎不能呼吸。

「有這壯志的自動站起來，為了祖國的榮譽！為了空軍的榮譽！」

顧志翔霍地躍立起來，那幾乎是一個騰跳：

「報告司令：我——願意把身體獻給國家。在所有同胞當中，我最熟悉江陰的地理，我最熟悉長門號。」

並不出格高大的身裁，如今在席前却似乎擴張成了一尊龍門的銅佛。老朋友們激動得恨不能一下子跳上去撲住他狂吻一陣。巴比尼也直起了腰，把兩道透過淚珠的眼光射定在這位親切的門弟子的身上。

李司令也第一次的失去了鎮靜，他竭力壓抑著感情，顫聲說：

「顧分隊長——顧分隊長——新中國真正的新軍人！我——我希望再有兩位同人和他合作。一架飛機的力量是不夠的。」

劉亞豪立刻站了起來。他一句話不說，祇把眼睛向徐燦身上一瞟。於是徐燦也接著站起來了。

「報告司令，」他說，「我們兩個追隨分隊長担負這項榮譽任務，是義不容辭的！」

無線電播音器，像是受著誰的操縱似的，突然一下子吐出了熱烈洪亮的歌曲來。在歌聲中，李司令舉起酒杯，扯著嗓子大喊：

「各位同志！喝酒罷！為了我們的英雄！」

幾十隻閃射著銀光的鍍花玻璃杯

立刻齊一地舉到了額際。

十一

八點多鐘，顧志翔送著吳曼女士回到自己家裏。下了汽車，他轉身囑咐車夫：

「等著，半個鐘頭就回飛機場去。」

「什麼？你馬上還要走？今天不是外宿日子麼？」吳曼驚訝地問。

「是的，飛機場還有要緊事情。」

「一邊回答，一邊往前面走。」

走到屋裏，脫去大衣，吳曼輕輕嘆一口氣，便無精打采地把手體披在沙發椅裏。

顧志翔走過來，坐在扶手上，溫慰的說：

「累麼，剛才這一場宴會？」

「腿有一點酸，腰也有一點酸。」

「胎兒大了，漸漸需要多休息了。」

「總是想喫許多古怪東西：杏脯，酸梅，還有，說句笑話，我常常想喫北平水果店裏的冰糖葫蘆。」說完，她把上肢倒在他的懷裏，喫喫笑着

來。

他默然。信手在柔潤的面龐上撫摩著，眼睛凝注著窗外霧氣瀰漫的虛空，他忽然突兀地問：

「你喜歡上海，還是武漢？」

「我喜歡南京。」

「爲什麼？」

「因爲靠著你。」

「上海不你的父母。武漢有我的家。你應該選擇其一。」

吳曼睜大了兩隻水淋淋的眼睛，驚訝地問：

「怎麼？你要我離開你？」

「不，我也許要離開你。」

「你要調防到哪兒去？」

他默然。停了停：

「說不定。你應該先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

「你到哪裡，我也跟你到哪裡。」

他又默然。她霎著眼，疑慮地問：

「爲什麼今晚上要急急乎商量這問題，我要你明白的告訴我。」

「爲了你的安全，你不要懷疑。」

「不，我們，譚這個罷。」

她喋喋地自語著：

「其實，是什麼都不怕的。你要當真離開我到別處去，我也可以出去找一點事情做做。——就是肚子裏這

個有點礙事。」

他在鼻裏古怪地笑了一聲：

「這回事的小生命可正是你唯一的希望呢。」

「對於你也是一樣的。」

他默然。停了停：

「你能想像這小生命可能是個什麼長像麼？」

她一把抓住他的手，皺著眉頭說：

「你今天喝醉了罷？——來，下來坐坐。我削個梨給你喫。」

他默然從扶手上走下來，坐到她的身旁。她一壁削菓子一壁說：

「你們的政治手腕終於成功了，你看剛才巴巴尼激動得那樣子！本來也是，一個敵人，一個俘虜，受這樣的優待，是千古未有的。」

他不說話，只伸手摟住她的肩胛，輕輕地在上面撫摩。」

「他——巴比尼剛才告訴你們什麼秘密，你可以告訴我麼？」她偏起臉頰問。

「你何必問這個呢？」他的手漸漸移下到她的小膀子上。

「不能告訴我？」

「不要問罷。」

梨削完了。她遞過來，他接到手上，默然喫着。

過了會兒，她忽然撲嗤一笑：

「想起我們三個在杭州來，真有趣。」

他也跟著笑笑。她沈思地繼續說

「那次我們偷偷兒的……，他從夢中醒來，蹣跚著腳想避開我們，還記得麼？」

「記得。」

過去的一切他都記得，可是現在不是回憶過去的時候。一種脆弱的感情在他心頭打擊了一下，他連忙歪過頭去，強自鎮定下來。

「剛才方大隊長的太太對我說，他們有一批親戚從家鄉逃到南京來，那邊塗炭得簡直不成樣子，一天不知

道要遭受幾千萬顆炸彈和砲彈！」

一邊說，一邊打掃著果子皮。

「哦？這炸彈和砲彈是從哪里來的？」

「一艘大兵船上。」

「他們的家鄉是哪兒？」話音裏

透出關切的意味。

「江陰。」

「馬上他們的劫難就要解除了！」

他亢聲說。

怎麼？」

「那大軍艦不久就要毀滅！」他斬截地說。

「毀滅一隻大兵船是容易事麼？」

「不是容易的事，我們得付出代價。可是解除掉江陰砲台的威脅，對於我們戰爭的全局，影響太大了！他幾乎是演講似的大聲說著。

窗外，樓下，像昇為他喝采似的，汽車喇叭忽然「昂昂」叫了起來。

他全身震動了一下，一把抓住她的纖手，顫聲說：

「我要走了。」

再待一會兒，我要求你。」

他站起來，走到屋子中央，這里看看，那里看看。牆壁上懸掛著他們結婚的紀念照片，書桌上有他們的「戀愛日記」，茶几上的檯布是她親手綉的，一隻殘缺的花瓶是他們嘔氣時打破的……

汽車喇叭又在樓下喧嚷起來了。

他走向她身前，兩手托住她的香腮，發對臉，鼻尖幾乎挨著鼻尖，他一字一板地說：

「曼，好妹妹，我決心送你回武漢，那里，我母親會愛護你，我妹妹會照料你。聽我說話，不要讓煩心，我自己沒有空送你上路，新副官會替我代勞的。」

「為什麼一定要我離開南京？你今天真奇怪！」

「聽我的話，好妹妹。我要走了。」

在一個熱烈的長吻之後，他撒開手，掉轉身就衝了出去。

十二

汽車駛進太平路，車中人像有什麼心事似的，直挺腰肢，掀起窗帘，

一個勁兒的老是向外張望。
一條最繁榮的街，如今還沒有到二更天，已經是鴉雀無聲了。家家店舖都上了門板，霓虹燈久已不吐光彩，街心裏幾個黑衣人百無聊賴地蹣跚著。

車過科巷口，顧志翔格外留意地向右手邊找尋著一家茶食店。只一會，「蔣復興一三個模胡的字便映入他的眼簾；可是，和別家店舖一樣，牠的精致的黑漆油板也早已上嚴了。

車繼續駛下去，經過「太平春」，同樣他不能買到東西。一直到將近四象橋塊，他才找到一家小小的茶食店，板門還為他半開著。

他喝令車夫煞住車。跳下去，抬頭看看匾額，「蘇州野荸薺」，北平冰糖葫蘆是沒有的，但是他可以買杏脯，青梅。

買完東西，重復登車。只一刻，便到了大較場。

下了車，掏出一張紙幣，連同幾個糖食包，一併遞給車夫，他說：

「朋友，明天順路時請把這一點糖食送到我家裏，交給我內人。一點

小意思，請你喝茶。」

說完，逕直走到總站辦公室。

屋裏，徐燦正伏案作書，劉亞豪獨自對著烏亮的玻璃窗出神。

顧志翔走到桌邊，拿信紙瞥一眼，附口問：

「給誰寫信？」

「老君。現在應該訣別一下了。」

顧志翔轉身走到劉亞豪的面前，在他肩頭使勁拍一下：

「啞吧，你有什麼首尾麼？」

「在預想我們怎能夠確實地達成任務。」

「我們是否需要再去同巴比尼教官詳談一下，在出發以前？」

「他已經送到陵園宿舍去了。」徐燦的話將才說完，蔣參謀就氣喘巴吼地跑了進來。

「嘿，老顧，老徐，」他喊，「巴比尼自殺了！在剛到陵園的時候，他搶取別人的手槍。他草草留下了一個條子，你們看罷！」

顧志翔接過條子，慌忙打開來，那上面載著：

「屠殺無辜老百姓，對不起中國朋友；洩漏軍機，我辱沒了人×國

軍人的榮譽。」

「教官，巴比尼中尉，你真不愧為我私心企慕的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顧志翔把那紙條緊緊在掌心里，無限感喟地說。

十三

當天夜間兩點一刻鐘，江砲台周遭瑟縮著寒風，霧中家家歸。老百姓們又聽到那熟習的發動機的響音從西天慢慢向這邊逼近過來。

雖然重霧遮掩了那雄姿，遮掩了機翼上那燦爛的青白徽，他仍舊顛起腳望穿雙眼的諦視著，真狼狽的詛咒：

「惡魔！你整天整夜派出毒鳥來屠殺我們無抵抗的民眾，現又輪到你自已來嘗嘗滋味了！」

迷霧中的飛機在他們頭頂上盤旋一匝，然後鼓噪著從東南飛向西北，接着又環繞砲台外圍盤旋一匝，便大聲咆哮著俯衝下來——

轟！

像是山崩地裂，地面企望的流民不約而同都惶恐地堵上了耳朵。

從此，一長門號，便永遠不再在人世間出現！

從此，馳騁銀空的三位騎士也便再沒有回來……

(完)

編後記

因為萬不得已的緣故，刊期延展了一些時日，相信以後再不會有這類似的事情發生。

座談會許久沒有開了，這一次所「追念」的主人公之一高冠才烈士曾以「高深」這筆名在本社出過一本長篇報告——「夜蘇淞滬漫憶」。他的「文」恰如其「人」，本社在哀悼他的殉職之餘，謹鄭重向讀者再為介紹。

「腦袋」是一篇非常傑出的小說，讀了它，對於「空軍文學」藝術水準的提高產生出無限信心。劉風先生是本刊特約撰述之一，航校出身，關於他的詳況，以前已經有過介紹了。

「請隨我偵炸漢口南京」也是一篇特別值得推薦的作品。克和先生，空軍中尉，久隸第×大隊，長途偵炸，無役不與，本刊三十六期曾有過對他的描寫，讀者也許還記得罷？

「銀空三騎士」這期續完了。另一篇連鎖性的文章却從這里開始。歌天先生把他常年尚在「有志飛行青年」時期的心掏給讀者看，我想對於目前的「有志飛行青年」不會毫無幫助的罷。

焰戈先生是士校畢業生，現在大隊上服務。方敬先生，知名的詩人，用不著多所介紹。

「空戰餘生的回憶」的作者英國皇家空軍驅逐人員中獲得十字勝利獎章的第二人，他這篇在電台廣播的戰歷報告自然特別值得注意。

因為稿擠，「算橋日記」臨時抽出，下期仍舊續載。再見！

陶 雄（三十年五月十五日）

航空信箱

張祖德

答B君

君每次俯衝飛行均有頭昏眼花等症狀發生，此乃因過度加速力作用之所致。俯衝飛行可發生極大之加速度，此加速度作用於吾人之血液循環，加大於血壓，則其所受作用之部分，發生一時性貧血。以俯衝飛行之體位言之，為頭足方向，即此時加速力之作用方向也，而心臟供給頭部血液之血流方向，則為足頭方向，適與加速力作用方向相反，故發生強弱相消作用。如此時加速力大於血壓，則流向頭部之血液不足，因之頭部器官及中樞神經營養不足，以致發生頭昏眼花等症狀。反之如小於血壓，則頭部血液循環正常，故無頭昏眼花等症狀之發現。以現今加速度生理研究之結果，如體位為頭足方向，則飛行之加速度，最大祇可及於5.16g（g為加速度之單位）。但此對於加速度之抵抗力（即耐加速度），可因練習而增高。故為君計，如能注意避免6g以上之加速度飛行，且多練習之，則君之頭昏眼花等症狀，庶不致發生矣。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特准免審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D $\frac{4}{4}$ 慢，思慕地 故鄉我要帶着勝利飛回來 海燕詞 野雪曲

1 | 1.3 2 3 - | 5-5 0 2 2 | 3. 2 7 6 6 | 5 - 3 - | 3 0 3 3. 0 3 5 |
祖國受着苦 難， 孩 子 們 在 轟 炸 中 成 長。 狂 風 吹 着

3. 2 1 2 3 - | 3 0 2 2. 0 1 2 | 1. 7 6 2 4 | 5 - - 0 | 5 . 6 5 4 3 2 |
我的 馬 達， 暴 雨 打 着 我 的 翅 膀。 飛， 飛 翔 在 這 茫
rit_____

2. 2 1 2 0 0 6 | 6 6 5 6. 2 | 2 2 6. 5 2 3 | 2 1 6 - - | 6 6 . 6 4 |
茫 的 天 涯， 我 遙 望 那 山 外 的 家， 想 起 慈

3 2 1 1. 0 | 1 - - - | 2 1 0 1 2 3 | 6 6 6 2 3 2 - | 2 3 6 6 6 1. 2 |
愛 的 母 親， 啊！ 母 親， 你 死 在 敵 人 的 毒 饑 下， 死 在 敵 人 的 毒
rit_____

7 2 3 | 1 7 6 | 6 - - 0 | 1 2 3 5 2 1 6 0 | 1 . 2 7 - | 6 - - - |
饑 下！ (過 門)

3. 3 5 3 5 . 1 | 6 . 4 6 3 | 1 2 3 5 1 . 7 7 | 2 . 1 6 - | 2 2 3 5 6 5 0 |
爲 了 國 仇， 爲 了 家 恨， 我 們 需 要 勇 敢 地 戰 鬥！ 相 信 總 有 一 天：

5 5 6 6 6 1 - 1 6 | 2 2 1 2 1 6 | 3 5 6 1 - | 3 - 2 . 3 5 |
祖 國 得 到 了 自 由 和 解 放， 我 要 趁 着 日 出 的 紅 霞， 高 唱 起

3 - 2 . 1 | 6 - 6 - | 6 6 2 3 . 3 | 5 - 6 - | 0 3 5 5 5 6 . 6 |
勝 利 的 凱 歌， 飛 回 可 愛 的 故 鄉， 把 破 碎 的 太 陽

5 0 0 3 5 5 6 | 3 2 . 6 1 | 1 - - - ||
旗， 在 母 親 的 墓 前 焚 化。

∨ 是 吸 氣 記 號